

# 上海評論

虞洽卿



## 第六期要目

孤島春節

葉山

學店(現實的故事第二個)

文心雕

再談姓名相同

丁丁

孤島百態

寅仲

論二房東

司馬火

生活(孤島浮雕之一)

余也人

漫話上海

水公

太平天國國王洪秀全來歷攷

閻風

轟炸下

江風

有問必答

葛邦任律師等

打牌戀愛 遺產 茶室 報紙 補校

識別字先生(意見箱) 黑旋風



# 中法大藥房



電話

二三三二九 一三三二九  
部各接轉 三三三二九  
三七六五●號掛報電

總發行所

號一五八路京北海上  
廠藥製  
號〇九七一路西大海上

本藥房創立迄今五十餘年，售各埠原料藥材醫器外科，並精製提煉，研究仿製，先後發行自製藥品，靈效無比，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聲譽，茲將其最著者如左：

雙獅牌薄荷錠	雙獅牌殺蚊香	象牌救時疫水	救星復活水	龍虎人丹	九一四白濁新藥	九一四外用藥膏	紅血輪	九造真正血	雙獅牌童瀉汁	雙獅牌牛肉汁	象牌麥精魚肝油	羅威麥精魚肝油	羅威乳白魚肝油	艾羅療肺藥	艾羅補腦汁
透辟三愈	驅蟲牙痛	殺蚊香速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神效無比

嬰孩快樂片	旅行藥庫	家庭藥庫	發髮藥水	象牌牙膏	精裝孩兒面	孩兒面	胃寧藥片	減痛藥片	古力品眼藥水	羅威匹靈	羅威水菓鹽	中法菓子露	中國寶丹	雙獅牌防臭水	羅威沙而	雙獅牌花露水
化積消食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驅蟲便利

腸潤味美 導果製煉汁菓

傳不咳無 傳咳化皆痰有

國產藥物效力之  
大實驗時機到矣請用

# 余氏止痛消炎膏

肺炎

- 一 真性肺炎
- 二 感冒性肺炎
- 三 傷寒經過中肺炎
- 四 麻疹經過中肺炎



上海余氏研究室監製  
上海新華藥行經理  
各埠大藥房均有發售  
詳細仿單函索即寄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 上海評論第六期目錄

孤島春節

學店(現實的故事第二個)

救救孩子

再談姓名相同

孤島百態(三續)

論二房東

特譯長篇連載 **我的空戰**

德·力多芬著  
鐵人譯

歐戰以來的近東

生活(孤島浮離之一)

漫話上海

另 外 一 欄  
**太平天國國王洪秀全來歷攷**

轟炸下

木碑下

夜夢

有問必答

打牌·戀愛·遺產

答李一鶴君

茶室·報紙·補校

答林康伯君

識別字先生(意見箱)

編者言

葉山

文心雕

平君

丁丁

寅仲

司馬火

洪中譯

余也人

水公

閩風

江風

章懷致

秋影

讀者李一鶴

葛邦任律師

讀者林康伯

黑旋風

編者

上海工部局登記C字第六一二號  
中華郵政掛號暫字第百十五號

## 上海評論

每月一册每逢一日出版  
每册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出版者兼發行者 上海評論社

發行人兼編輯人 丁嘉樹

總經售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漢口路四七〇號四一五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三

外埠各地經售處

香港	星加坡	昆明	桂林	重慶	成都	柳州	宜州	金山	漢口
美商	上海	北新	大華	東方	黎明	北新	浙江	浙東	東方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書局

廣告刊例

特等地位：後封面  
優等地位：前封面  
普通地位：正文前後  
全面一百四十元  
全面一百元  
全面五十元  
全面二十五元  
(鈔版自備長期特別優待)

## 孤島春節

## 山葉

春節過去了，孤島在新中國的長成中是「罪域」，而孤島人士在春節中普遍表現的，是「罪人」！旅館的大小房間完全客滿，戲院不論大小連接不斷的客滿，舞場酒樓，家家客滿，吃，喝，賭，玩，穿，在物價飛漲中，並不減當年承平時的氣象，而且，爲了人口的擁擠，似較往年更爲熱鬧；這一大筆一大筆外匯的消耗，加以統計，十足驚人，一回想到前線後方，以及淪陷區內的苦難的同胞，能不令人悚然！

在春節中這無量數的消耗，已是「罪人」的表現。而且，還不知末日已近；看，各報所刊的廣告，充斥的是各種貨物增價的聲明，各報所刊的本埠新聞，都是生活指數高漲的威脅。孤島好比一個病人，而這病人一方面在畸形的發育，一方面又是千瘡百孔的在潰爛，其崩潰的危險，豈非就在眼前？

自從戰事爆發以後，米價從十四元的限價，進而至十六元的限價，後來限不住了，漲，漲，漲，一漲漲到三四十元一担，於是搶米之風大盛，報紙雖爲了「治安有關」，不好看的新聞，會發生更罪劣的影響，因此「免登大吉」，然而事實終是事實，幾十處的不羈也舉行了，加以別種辦法，總算漸趨風平浪靜。可是，沒有心肝的奸商久伏思動，配合了來源的困難，於是又漲了，漲得不可開交，幸得仁人君子們出來設法維持，壓在四十元一担的限價上，安度國歷新年，可是，一到「春節」，「舊病復發」了。四十元一担的限價，似乎「雷厲風行」，我們雖不知道誰是

奸商，但奸商一定有着，然而未見如何的「嚴厲制裁」；現在四十元出關了，四十三，四十五，五十，不數天甚至六十元也到了，飯不能不吃，六十元一担也得叫，可是爲了搶米之層出不窮，半途攔劫者日多，米店有米也不敢送，在此情形之下，過去限價限價的聲浪現在也不知那里去了，平民階級的生活呀！天！

米是生活的必需，既如此飛漲，那知同樣是必需的煤球，也跟着飛漲了，戰前只有一塊錢一担，漲呀漲的，二元，三元，四元，春節到了，又爆漲了，五元，六元，七元，聽說有漲到十元一担的可能，未來的情形，誰都不能預料，一般人的未來的生活，誰也不能打算了呀！

此外，油，鹽，菜，肥皂之類，莫不飛漲；衣料照去年高漲後的價格又高一倍，就是連燒化的鬼用的錫箔之類，因爲浙東戰事的爆發，也增高了一倍有餘。那末，現在各物所漲的價可以站住了嗎？不，不可能，據各業經營的人們說，今後的物價只有一步步高昇，高昇到何時爲止，絕不能預料；所以一般平民的生活，好比孤島是一個在四週燃燒的蒸籠，大家在這蒸籠裏，等待燃燒的熱度一天一天的增高，等到熱度增高到沸點的時候，便是宣告死刑的一天。

因此，在這春節的表現中，雖然是家家戶戶的大嚼，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玩樂，似乎是「繁榮」；然而，恐怕這不過是崩潰前夜的「迴光返照」吧？假使沒有診治這根深蒂固的大病的辦法，崩潰之期，恐怕已經不遠了！

## 現實的故事第二個：

# 學店

文心雕

天氣確有點冷，呵出來的水汽，黏在玻璃窗上，結成朶朶的  
冰花。望出去，室外一切景物，現着模糊歪曲的輪廓。朱老闆坐  
在冷板凳上，縮着頸兒發怔。時鐘敲出四點鐘，噹噹噹！朱老  
闆只懶懶地挺一挺身子，想吸枝煙兒。突然的他瞥見窗外有許多  
影子浮動着。——是許多學生，剛從鄰近的××中學裏放學出來  
。——立刻，朱老闆的腦子裏，也浮動了許多影子，他在打算。

「這年頭兒真不容易過，米四十多塊錢一担，就是吃點豆腐  
青菜，據說豆腐要五分起碼，青菜要二角錢一斤，這還了得。幸  
虧住的是自家在戰前頂來的房子，雖有房租收入，這小小的一幢  
，究竟是入不敷出啊！」朱老闆每天飯前的水菜，現在只吃隻椅  
子，就是一角八分，爲了要使身體健壯，遵守醫生說多吃一點水  
菓裏的什麼「維他命」，否則，也只好免了。「總得想法撈點  
錢才行哪！『節流』已到最大的忍耐，總得『開源』才對」。

宋老闆從前是在「王家村」上開一引煙紙店的，前幾年打什  
麼「航空公路」什麼獎券，着了一個頭獎，因此來到上海，享一  
些清福，可惡的×子，在××衛一上岸，老家便去了，去了就算  
「因」宋老闆還活得好好的。朱老闆從小也讀過幾句「趙錢孫李

」，以及「天子重英豪」之類；而且關於青蛙是兩棲動物，梅花  
有五瓣花瓣，這一類新名詞着實也知道一點；算盤是他的拿手好  
戲，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熟透。如此說來，一個人有  
國語、常識、算術、全副本領，無怪在「三家村」裏要着頭獎了  
，他也滿得志。

今天一看見「學生」，學生？很好，學的無非是國語、常識  
、算術便行，朱老闆件件皆能，於是他又想，前樓的陸老闆不是  
開着一引水菓店嗎？二層樓的王老闆不是開着一引綢布店嗎？他  
們今年都發點財，朱老闆原想還是本行再開煙紙店罷，只是現在  
煙紙店太多，「同行嫉妒」，他於是想在學生身上撈點油水，自  
然，「學店」這名字現在還沒有聽見過，那開「學校」罷！問壁  
的吳先生不是開了學校也發起財來的嗎？而且名聲也好，從此朱  
老闆可以變成朱校長了，他滿開心。

於是他把舊有的房客回報了，確費了許多唇舌，又買了許  
多長板，裝上四隻脚，高的是課桌，低的是課凳，拼拼擺擺，黑漆  
一漆是黑板，三層樓的前樓後樓，二層樓的廂房，統樓，低層的  
前後客堂，都可以好好的容納一些人，那便是課堂；老闆娘只能  
讓她住進亭子間去了。今年先辦小學，明年再開初中，自然高中  
只能在後年辦，「三年計劃」將來的發展真不小。接着來的便是  
教員問題，人才的物色也不容易：「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  
草」。「價廉物美」的教員如何去找？不錯，新聞報上分類廣告  
，今天一登，明天應徵信滿桌，也不及一封封看，先要「方塊字  
」寫得好，挑了十多封，再拆開來，自然也不及細看，應徵的人

才也真隨便，都寫着「薪水不計」，好！就是這五個罷！明天談話，後天下聘，每人每月大洋十六元，膳宿自理，一切佈置完畢，連招生廣告費一共用掉一千多塊錢，這是「投資」「下本」，朱老闆也很知道，以後自會「一本萬利」呢！

忙了一個多月，專在宣傳上用功夫，登報自不必說，貼招紙，發傳單，全用過，動了動腦筋；電影院裏何不去登一下幻燈廣告呢？就請聘定的那位美術教員畫了一幅校舍圖，再加上幾句標語，那當然不能「如蒙惠顧，格外克己」了，只能說「管教嚴格，全日上課」罷！他覺得很得體！果然所用方法都不弱，六隻課堂，每隻可容五十人，三百人頭已擠滿了，學費十元，雜費四元，保證金五元，畢業時發還，一次繳齊，至於陸續後收的，那有：講義費二元，茶水費一元，圖書費一元，運動費五角，實驗費五角，僕費二角，學校基金一元，徽章費三角，代辦書籍費，制服費，以及什麼留額金，預存費……名目不下數十，總共也不知多少，奇怪的是要求入學，「紛至沓來」，好了！額滿停止招生，辦學的精神，堪稱「不遺餘力」。

「茲定於二月十九日開學」一張佈告發出去，這是適應社會情形，過了年初十再說。

從此，一幢小小的三層樓裏是書聲朗朗了，朱老闆當然是朱校長了，那老闆娘人家自然得尊一聲朱師母，至於經常的功課，最要緊是國語、常識、

算術、還有……那便是英文；除此之外，拿起剪刀便是做「手工」，在弄堂裏便是「體操」。

老闆娘天天在刷馬桶的時候，對人家誇贊自己的男人能幹，晚上對老闆說：「厭煩死了」！朱老闆却笑嘻嘻地說：

「明天起用一個娘姨罷！你是師母是不成樣的！」啣着香煙噴了一口，又專心批改六年級的作文簿。改到一句什麼「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哦！臉上浮出會心的微笑，加了雙圈又密點。

米，又在漲價了，煤球也要五塊錢一担，水電附加費漲幾倍，大房東說過要加房錢。「那！那！那！學費也要增加一點才行哪！」——朱老闆，不！朱校長正在計劃了。

大和藥房出品

偉宏效功 品來衡衡抗以

飛艇牌麥精魚肝油

最新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營養成份非常豐富甘芳  
適口純無異腥男女老幼  
四時調服則全身獲充分  
之營養百病舒達心神愉  
快永享健康幸福

飛艇牌麥精魚肝油每瓶  
實足二磅裝售價二元  
大洋馬路當莊藥水舖品  
高及吾人公共健康應一  
致服用此價廉效宏之國  
產補品也

飛艇牌麥精魚肝油應用  
最新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營養成份非常豐富甘芳  
適口純無異腥男女老幼  
四時調服則全身獲充分  
之營養百病舒達心神愉  
快永享健康幸福

飛艇牌麥精魚肝油每瓶  
實足二磅裝售價二元  
大洋馬路當莊藥水舖品  
高及吾人公共健康應一  
致服用此價廉效宏之國  
產補品也

地 址 上海四馬路  
電話 二九〇九

# 救救孩子

平 君

親戚的孩子在一所由團體創設的中學校裏念書。孩子的天資並不怎樣愚笨，又很用功：清晨六時便到學校裏去，下午放學回來，就捧着書本，或拿着鉛筆，伏在電燈光下溫習功課，非至深夜十一時，決不睡覺。這樣刻苦用功的結果，如果「成績」再不好，是不大容易教人相信的，但事實叫你非相信不可，學期終了，成績報告單的後面寫着這樣一行字：「該生下學期仍在×年級肄業」。換句話說：是留級。再細看報告單的內容，原來其他各科的分數，至少都在及格以上，唯有英文一科，只得二十二分，和「及格」的標準距離的確太遠了些，何況這所學校又是以「教務認真，尤注重於英文一科」相標榜的，因此孩子的留級，可說是活該！

再看這所學校是怎樣的「尤注重於英文一科」：初中一年級上學期，課本是開明書局出版，林語堂編的開明英文讀本第一冊，學期終了，讀過的課數還不及全書的二分之一。一年級的下學期並不將未讀完的繼續教下去，課本換新的了，是適合於初中二年級讀的開明英文讀本第二冊，（其間躡等了一學期）。學期終了，讀過的課數仍舊不及全書的二分之一。二年級的上學期，課本文又換新的了，是適合於初中三年級讀的開明英文讀本第三冊，（其間又躡等了一學期）。學期終了，自然還是不會讀完；待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學，課本又換了一種叫什麼英文論說文選了！

那個孩子，因為肯用功，所以在先前幾個學期，雖然學校當局施行了「大跳派」式的躡等，但還能勉強跟上。到最後連文法中的幾條基本規則都不會弄清楚，却要他去讀「論說文選」，理解力和功課的距離，實在太遠了，而終於因此留了級。

照孩子說，像他那樣的成績，在同班中還不算頂低的，連字母的正楷和草楷都辨不明白而在捧着「論說文選」硬讀的人着實不少。——這不能不說是奇蹟，而這所學校「尤注重於英文」的精神，也着實驚人！

「尤注重於英文」的目的是什麼，姑且不問，原則上是否合理，也姑且不問，在實施時不以學生的真實理解力作標準，一味只圖書本高深，作為「教務認真」的炫耀，一個真真懂得教育的意義的人，是決不肯這樣做的。

孩子是天真的，以為學校裏叫我留級，說我成績不夠及格，當然不會錯，因之自己決定下些更多的苦功，專門來應付英文這一科。

每天深夜十二時，別人安舒地躺在溫馨的被窩裏，已在做着甜蜜的夢了，只有這孩子還伏在電燈光下，朗聲地念着：「*Principles of Principles*——主義。」

聽到這聲音，我不禁在心底裏發出這麼一句：

「救救孩子！」

## 再談姓名相同

丁丁

上海是一個繁華的都市，上海也是一個罪惡的淵藪，所以在聲色犬馬的遊樂中，簡直每天有着奸與殺或掠與奪的案發發生，報紙所記載的，還是一部份被發現的事件，然而，我們每天打開報紙來，每天可以看到這一類的事件。

二月十四日，我打開新聞報來看的時候，看見兩則這類的新聞，一則是翁培兩個人合夥開設商店，由培擔任經理，而結果那女培竟監守自盜，侵占了老丈的利息，所以經老丈發覺以後，正式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則是南市的一個偽警，他與一個有夫之婦軋姘頭，那女人的丈夫是外出經商的，所以它倆可以逍遙自在，但一天不巧的她的丈夫回來撞見了，于是把那奸夫打了一下，那奸夫惱羞成怒，奔回「警局」，攜了一支手槍，去把本夫打死了。前一則案件犯侵佔罪的女培名汪靜之，後一則犯奸殺罪的好夫名孫祖基。

汪靜之和孫祖基這二個名詞，大家不會生疏吧？汪靜之是胡適之提倡白話詩時的健將，他的作品薰的風是我國新詩壇的前期力作，記得他有一首題名「過伊家門外」的作品，是「一步一回頭地瞞我意中人，怎樣欣慰而胆寒呀！」胡適之大加捧賞，所以和胡適嘗試集裏的一首：「也想不到，可免相思苦；幾回細思量，情願相思苦！」一般出名。他是北大學學生，聽說後來在贛南裏教過書，也會出版過好幾部作品，然而，這犯侵佔罪的女培，也叫汪靜之，我想決不會便是那個「作家」的汪靜之，顯然這是

同名同姓。

孫祖基，他是本市的名律師，本刊第三期「逆倫弑父案論輯」中曾經請他寫過一篇大作，署名岱盧，他是無錫人，做過無錫的縣長老爺，在本市的律師界中，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決不會到南市去當「警士」的，所以在南市犯奸殺罪的孫祖基，當然是另有其人，不過姓名相同而已。

姓名相同，由此看來，在我們中國是並不是一件希罕的事，我在前一篇「談姓名相同」的文字裏，也曾舉過幾個例，不過，他們的名字相同，似乎還不大多見，而我的筆名「丁丁」兩字，則似乎特別多見。最近的過去，朋友曾告訴我，在社會日報，奮報，新東方報等小報上面，先後看見署名「丁丁」的作品，那末，他們姓名相同，而職業不同，人家尚可一看便明，但是和我署名相同的，又都是弄筆頭的朋友，怎能叫人分得明白呢？

巧得很，有一天，我在一朋友處，他案上有着許多奮報，我隨手拿起來翻翻，因為有人告訴我奮報上曾有署名丁丁的作品，所以我想隨便翻翻，而竟發現了接連兩天又有署名丁丁的作品，一篇是二月十二日，登在第二版上，題為「美總統羅斯福做壽舉行空前未有堂會」，我沒有到過美國去鑲金，所以不知道美國有沒有和我們中國一般趕熱鬧的「堂會」，同時，羅斯福也不是「我的朋友」，他做壽沒有向我「打秋風」，發帖子給我，所以我不會知道他那天做過什麼壽，顯然那篇文章不是我做的，所謂丁丁，顯然另有其人。二月十三日，在該報第三版上，又有署名丁丁的「大作」，題為「性感魔后趣事」，我不會拜過性博士張競生做「老頭子」，沒有研究過「性史」或者「性藝」，決寫不來那

樣的妙文，所以那個丁丁也者，自然又是另有其人。

同樣署名「丁丁」，同樣冒充作家之類，於是，這就難使讀者辨明誰個丁丁是誰了，認識我的朋友，也許見了署名丁丁的文字以為都是我做的，而不認識我而認識那位丁丁先生的，那末也許我在別處發表了東西也以爲是他寫的，這真叫做「大舞台後門對過——天曉得」了。

其實，我用了丁兩字作筆名，寫了東西發表，雖然有十五年以上的歷史，但十年以來的寫作實在很少，也會幾年沒有好好的寫一篇文字，或者只不過應酬朋友的索稿而已。至于戰後，東西也寫得不多，編華美週報的時候，每期自己也寫些，可以爲老闆省些稿費，但我却很少署名丁丁，而另外用了一個筆名叫做「葉山」；直到辦本刊以後，除在本刊上寫些東西，別處也很少寫，像最近三四個月來，只寫了三篇東西，一篇是爲「雜誌」復刊號寫的，題爲「大善士」，署名丁丁，兩篇是應「青年」編者所索而寫的，題爲「平糶」的署名「葉山」，題爲「囚憶」的署名丁丁；幾箇月中，僅寫三篇，真是慚愧，懶得獻醜，雖然此外尚有幾種雜誌的編輯先生和報紙副刊的編輯先生向我索稿，但我懶得不逼緊決不會寫，而所以終于懶過去了。

另一個問題，姓名相同，如果兩個人有同一種主張，同一種事業，同是向上的，那末尚可互相標榜，甚至互相「借光」；如果一個是向上的，一個是向下的，那末向上的未免要「盛名受累」；尤其是在目前這混亂複雜的環境中，兩個人如果完全「背道而馳」的，那末定必會發生意外的糾紛。就像我的署名相同的丁丁兩字，如果各人的文章中有所主張，定必不會完全相同，不知

者定以爲丁丁是一個自己矛盾的人。尤其是，自從「革命」以後，「革命的方法」拿津貼辦出版物，這種出版物，或是祕密給他們自己人看的，或是要想公開賣也賣不出的，或是僅印若干份隨便寄出以便報銷的，而這「革命的方法」大家可以採用，不論是甲方或者相反的乙方，不論是正方或者相反的對方，都可採用，但無論那一方面採用，這種出版物看見的人究竟是少數，他們的對像僅不過是「小衆」，所以看到的人，定必另眼相看。有的兩方都可看到，有的只能看到一方，如果在這種出版物上，也有同樣署名的作品發現，那就糟糕了，如果只看到一方面的，看到甲方的「報銷出版物」的人便以爲這個作者是甲方的人，看到乙方的「報銷出版物」的人，便以爲這個作者是乙方的人，兩方面的都看到的人，豈非要弄得莫名其妙嗎？其實，也許這兩個作者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爲了這，我不得不聲明一句，同樣署名丁丁的既然很多，那樣出版物，無論那一方面，我都不會看到，如果有什麼作品或者主張之類，我都不負責；我現在不寫有關政治的文章，我可以老實說，自從去歲八一三兩週紀念期以後，我不曾寫過有關政治主張的文章，而且，現在也不打算寫什麼政治的文章。

在同名分別法沒有解決之前，我曾經想放棄這個筆名，免得和人相混，上海儘多是召頂名盤之類，我想索性創一個例，把「丁丁」兩字的筆名出頂，但又想出頂之前，必須先爭一個誰是「老牌」，誰是「真貨」，這又是一件紛爭的事。我現在最怕「與人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不想先來這麼一套。這一套既不做，真假孫行者在唐三藏前沒有辨明白之前，自然這出頂的辦法行不通，所以還是乾脆的進行「放棄」的辦法。

讀者如果對姓名相同的問題有什麼高見，希望能提出來共同討論。

# 孤島百態

(三續)

寅仲

## (十) 婚姻代辦所及集團結婚服務社

現在有許多青年男女都需要解決婚姻問題，好嘗一嘗「小家庭」的滋味；同時有些年紀已經到了相當程度，還沒有結婚，未婚或到孤獨的苦悶的人，也同樣急切地需要解決。但是要達到結合的目的，還得由第三者來給他們作「撮合山」。於是聰明的人，觀着了他們這種心理，所謂「婚姻代辦所」就從此出現了。

「婚姻代辦所」，說得壞一些，其實就是「媒約公司」。它們都是在公司大樓內租借一間方寸地的寫字間房子作為辦公處，也在報紙上登載豆腐

乾大小的廣告，以招徠那些需要結婚的男女。凡是有意者，都可上它們那兒去辦理登記手續，說明自己所希望的條件，然後再由它們從已登記的男女

中選擇條件相當者，在它們的職員居間的形式之下，約雙方相互談話。假如「有緣」的話，彼此就可以定期結婚了。

代辦所方面呢，從登記到結合，當然都需要給它們金錢，作為酬勞，而金錢的多少，也由它們支配好，請托的人們是不能噴噤的；自然，你要討老婆，要嫁老公，是應該漂亮些，不必去計較金錢的。

這種花樣，到底也不失為一種「生財大道」，不過，我聽說這個事情也有流弊的，怎

樣一回事，恕我不詳說了。聰明的讀者，還是請你們憑腦子去想像吧！

男女雙方已有了「緣」，自然要取大大方方的形式結合起來，要是偷偷摸摸地同居起來，給人家說着閒話，究竟有些高雅，而且法律也不承認為合法。

在「八一三」以前，上海市政府為減輕婚姻當事人的負擔，並提倡節約起見，因有「集團結婚」的舉辦。每一個當事人，只須向該府登記，並繳納手續費二十元法幣就夠了。等到公布結婚的時候，由市長證婚，科長夫婦作男女賓，儀式也莊嚴鄭重。大家都道這辦法很好。

不過國軍西撤後，由於官場已無從顧到的原故，於是這種事也就給聰明的商人「起而代」之了。它們堂堂皇皇地掛

起「集團結婚服務社」的招牌，一切手續也和過去市政府沒有兩樣。只是自上海淪為「孤島」後，由於一般結婚者經濟力減低，對於這種地方，也就「趨之若鶩」，生意的發達，進賬的多，已不是過去市政府所能望其項背。因了這種事情大有做頭的原故，於是大家都想照樣來做，這也是造成孤島上「集團結婚服務」花樣多的原故呢！

## (十一) 化粧品及補藥

戰後上海化粧用的東西很多，補藥也出現了不少。化粧品除了新牌子以外，原來只出牙膏的，現在也加出了雪花膏、香粉、香水、生髮水之類的東西；原來只出雪花膏的，現在也加出了香皂、牙膏之類的東西了。補藥呢，除舊有的以外，新出的也很不少。

為什麼戰後這兩種東西會

得這樣發達？是不是戰後孤島上的人們攷究美容和衛生，攷究強身之道呢？仔細一想，是不見得的。最大原因還是由於戰後我國各處海岸被封鎖了，外國的東西不容易輸入；外國貨在「物以稀為貴」的原則之下，都高漲了價格，已非普通一般人的購買力所能獲致；那些經營化粧品及藥物的商人們，遂乘機崛起，努力製造，以替代外國貨的地位。我們站在「提倡國貨」，「愛護國產」

的立場，對於這種情形，當然是非常感到興奮和欣慰，認為是很良好的現象。但是我們却又不能不有一個顧慮，就是那些東西是否完全國人資本，品質是否都沒有毛病。——當然，我們是指那些原來小規模公司藥房的出品而言，對於大規模公司藥房的出品，我們是可以信任的。我們以為這兩種東

西，一則有關人的皮膚，一則有關人的健康，都是很要緊的，切忌粗製濫造；同時「資本」有關「利源」，也不能讓任何外國人占到便宜。

最使我們驚奇的，就是那些唱本地灘簧唱紅了的人居然也會發明和製造「時疫水」、咳嗽藥之類的東西；一向以打倒「鐵錫牌」毛巾號稱全國的一家著名國貨毛巾公司，此時也索性不賣毛巾，而改營補藥生意了。此外還有許多本來並不經營藥業，而現在也似乎不甘落後地，在爭着做藥品生意了呢！

做藥，賣藥，固然並不能算什麼壞事。但我要奉勸這班人，藥儘管你們去做，去賣，千萬須顧一般人的健康，要緊，要緊！

## (十二) 花會、烟、賭

上海淪陷後，它的西區越

界築路地帶，因為環境特殊，於是鬧得烏烟瘴氣，成了罪惡的集中地。尤其如花會、烟、賭等，在那邊很是盛行。

我們只消有機會跑到那邊去，抬頭就可以看到「花會廳」四個大字標着的房子，它們並無半點遮掩，是這樣堂堂皇皇地存在着。每日三次從「花會大廠」裏開出來的花會人物的名字，也同樣高懸着。據說它化上五分法幣可打一元，一角可打三元。因此怪不得一般窮人都愛去打，尤其是婦女。打花會也有一個門路，那便是做夢，比如你昨夜夢着一個女人，今天早上你可以去打「李明珠」（花會三十六人物之一）。所以一般想靠花會發發小財的男女們，每天都在忙着求夢，他們求夢的方法也很奇特的，那就是到荒野墳上去躺，甚至因此有將死人的頭顱割下來作為求夢之用的。現在呢，他們求夢的方法更進步了，連跑馬廳邊上一所馬房門口，兩尊石像，都成了他們求夢的對象了。你只要路過那邊，就可以看得到兩尊石像的腳底下，正有人燃着紅燭，點着香，似乎虔誠地在叩首呢！正因爲到那兩尊石像跟前燒香的人很多，所以把好端端的石像，都給薰得焦黑了。曾有人偶然指着石像問在它們跟前燒香的人是什麼菩薩，他們都回答不出，只曉得因爲別人如此，所以他們也照樣來一套而已。其實那二尊石像，原是西人好奇，放在那邊裝點裝點的，不料而今竟成了走運的「菩薩」了。石像有知，其亦將自鳴得意乎！

花會當局，對於去打花會的人們，倒也抱着「老少無欺」的態度，任何人交了多少錢

## 論二房東

司馬火

「王先生與二房東」，「二房東與三房客」，這兩部國產片，雖然無緣一飽眼福，但據看過者報道說：是反映二房東的暴戾的情態，這大概是可信的。

上海自成為特種形態以來，偷時機，找門徑，發抗戰財的人，幾乎占了十之八九。而做二房東，也成了發財門徑中的一條。

借一二千塊錢，化做小租費，頂一幢房屋，頃刻之間，便成了而圖圖的房東了。在此經濟困難的時代裏，借錢雖不易，然而借錢而為二房東，則儘有人肯出借，為的是有房屋做證，不怕變成爲「貓咪放老鼠債」的。

照一般的現實情形來看，一幢三層樓的房屋，大房東的月租費大概最多一百元模樣，經過二房東的手，轉租出去，每間平均非四十元不可。（連大帶小）假使一幢房屋有六間，去掉一間自用，則每月可到手二百元。除掉付與大房東一百元以及其他費用二十元，（現在的二房東，越做越精括，水電費用大都另加，故此二十元，其實不到的，此處姑作如足算）月月淨到手八十元。假使能連頂二幢三幢，則月入一二百金，坐享錢財，不勞而獲，豈是他種營生所能比上？所以無怪近二年來上海人做二房東的生意，都是爭先恐後的競爭着。

這一現象的演進，如果我們要推求其原委，那第一是：戰後後的上海，成爲蘇浙一帶的最好的避難所。達官貴族，挾巨資，攜妻女，流亡孤島，人口大增，致有屋少人多之患。於是二房東者

，打什麼東西，都有像發票樣子的紙單交給存照。但是要說能打着的話，還是要靠什麼「運氣」的。打不着的人究竟要比打得着的人多，有許多人，因過於迷戀了它，以致破產，以致自殺，這真是一件異常悲慘可怖的事！

至於煙和賭，倒並不能如花會那樣堂堂皇皇地存在，它們是要借一個名目來遮掩的。所謂「俱樂部」、「樂園」、「遊藝場」等，那都是它們的遮掩名字。它們的範圍，有大也有小，範圍小的，就設在小茶館或弄堂房子裏；範圍大的，那就有着崇樓高閣的洋房了。小規模的多半布置得簡單些，而大規模就精雅了。裏面烟具烟榻，都很考究，輪盤大賭，且也頗完備。還有許多「如花如玉」的妙齡少女做招待。所以很能吸引一般需要刺激的人

們，生涯也因此鼎盛，賺來的「法幣」也的確不少。但是因此而破產，而成瘋，而自殺的，也已不在少數了。若是每個人都是如此，那末，就足以亡國而有餘了。想起來，這更是令人可怖！

大美報茶話欄有人很沉痛地說：「一生聰明，一會糊塗，也不要走這條沒出息的路」。又說：「前有陷阱，行人止步」。

我也要把這二句話特別提出來，警勸孤島上的一般同胞。

### (十三)命相家

看相算命，事屬迷信，但人們偏偏很相信它，這也是使一班所謂「命相家」立足得住的原因。記得以前政府爲了要消滅迷信，曾下令遣班「迷信指導者」們改業，但結果並未收效。

，便高抬租價，以肥私囊。有此宏利，自然誰都願意一過二房東的癮了。第二，戰前本已無形取消小租費用，戰後一患人滿，大房東就營小租之利，而二房東者，出一些小費，更有大房價可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反正加不到他頭上，自然總願意來說爭做此生意了。第三，不願回淪陷區的人，因為要在上海生活，就是房價高，亦只得咬緊牙關住下去，二房東抓此弱點，自然儘可放心把此生意一直做去。基於上述三因，當然二房東生意的興隆，不言可喻了。

二房東是成爲了上海的剝削者之一階層，此點無庸說明，讀此文者，全會了然的。二房東不但是上海的剝削階層，也是上海的蛀蟲階層。雖說表面上他只是自腐，實際上却大有損於民財的元氣。——試看上海的一般二房東，早上日高三尺，才得爬起，抽鴉片，打馬將，挾妓，跳舞，在在有之。如果費用不夠，他會借鑑加價，理由是：「開消不來，三房客不加，二房東就活不了」。薪水階級的人，一個月出三四十塊血汗錢的房金，供二房東的姿意的揮霍，無怪有人要說上海的二房東是鴉片了。做二房東的專耗別人的血汗錢，大損一般人的元氣，這不是蛙蟲倒是什麼？

做二房東的不但以玩逛爲事，甚有的借此敗土，開淫窟，造白面，製嗎啡，做花會聽齋，是則不但是蛀蟲而已，簡直是「魔鬼」，「毋夜叉」之流了！

不過話說回來，並不是我全面的地說，凡二房東均是如此之流，好的當然也有，然而這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吧？

我們但聞正義的人士們，制裁奸商，不聞制裁奸東，（二房東）切望來一個制裁，以拯救拯救二房東剝削得「苦哉痛也」的三房客。

上海成爲孤島後，這種「命相家」也多起來了。差不多每一條馬路上都有着他們所設館子的踪跡。命相的「價格」最低也得一元，最多就無限止，因爲竹槓敲到那裏是那裏，上千上萬也有，只要能找到「冤大頭」，「阿曲死」之類。爲什麼戰後這班「命相家」這麼多，大概說起來，是由一般逃難到孤島上來的人們心理上的需要使然吧。我們看到像什麼劉伯溫之類的預言，所以能在此時流行，也不難了解了。

做「命相家」的，本來多是一班落魄文人，他們憑一肚皮背得出「麻衣相法」或是什麼「諸葛武侯神數」之類的東西，就可以替人看相算命，藉資維持生活。

在許多「命相家」之中，有一位以前曾任省立中學校長的人物，他也借了一間旅館房子，賣起卜來。這真不能不令人慨嘆於教育的破產了。堂堂教育家居然也做起「迷信指導者」了！

#### （十四）兌換外埠地名鈔票

是去年秋季吧？當局爲防止某方套換「法幣」調取外匯的原故，對於華北地名的鈔票停止了通用，於是上海方面各煙兌店索性對所有外埠地名鈔票，不管它們屬於那個銀行的，都不肯兌換了。這對於執有各地鈔票的人們，當然不免是個損失。

但是商人是很聰明的，很善於投機的，他們早已預料到人們的心理。所以後來他們又掛起「收兌外埠地名鈔票」的牌子來了。所謂「外埠地名」

是指「北平」、「天津」、

「漢口」、「山東」、「濟南」、「青島」、「福建」等地而言，他們的牌上也寫明着的。不過你如去他們那邊兌換，他們都要向你扣除很大的「手續費」。我有時因要明瞭他們所須扣除的數目，特地拿了一張十元的漢口農民銀行鈔票去兌，他們就說要打八折！這就是十元鈔票只能當八元用，白白地損失了二元。我終究因為吃不起這大的虧，並沒有兌去。

如果每個執有這類地名鈔票的人們，都願意吃虧兌去的話，那烟紙店收兌的利益是大得可怕的了。

### (十五) 淫穢的秘戲

#### 歌舞及電影

瀋西的越界築路地段，因着特殊情形各種罪惡都能存在，烟賭不要說了，而那淫穢不

堪的秘戲，歌舞及電影，都能在那邊出演。它們的表演，的確是很「大胆」的，但是所謂演員和舞女，都只是一批流氓和雜妓之輩，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藝術，所表演的東西，只是把不應顯露的部份，公開地顯露了在戲台上動一動罷了。說得明白些，也只是把四馬路上牆三手裏所賣的貨色，照樣在台上演出，銀幕上映出就是了。

也許是同樣因着孤島上人們需要刺激的原故，它們的生意的確也不壞；但是據說它們因此也會給觀衆上當的，那就是它們在大報上大登廣告，說得如何如何地有趣，但等你化了錢去看後，又發覺「沒有看頭」了！其實這種東西本來根本並沒有什麼「看頭」的，除非是色鬼之類的無聊的人們才會去光顧。

### (十六) 「贖當」的擴

#### 大

在上文之中，我們已說起了所謂「代客贖當」的事。不過那裏所說的還只是限於「銀、金、珠、寶」之類貴重物件；而今呢，又擴充了代贖範圍，連四季衣服，西裝大衣，皮貨，男女手錶、鋼筆以至一切用得着的東西，都可以代贖了！代贖的價格呢，數毛錢都行。這麼看來，似乎對於一般平民方便了不少，其實也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大家都曉得做生意的人是很會打如意算盤的，當然這並不見得比代贖金、銀、珠、寶好了多少。所以吃虧的也還是托它們代贖的人們。

#### 尾語

我這篇文章，寫到此地，已經沒有什麼可寫的了？那末，在我本文結束之際，有一句話要特別地對孤島上的同胞們提出的，這便是要希望大家步步留心，處處謹慎。預知「光明」是不久就會到來的，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忍耐吃苦爲宜。

再則，我覺得我以上每一段所寫的，都可以作爲夏衍先生「包身工」那樣的題材，只因我文筆拙劣，兼之又不懂文藝的描寫術，所以無法寫出那種生動細膩的文字。假使能因了我這一番所「拋」出的幾塊「磚」，而「引」出人們的幾斤「玉」來，那是我十二分地希望的。再會，祝好！

標商冊註

藥良牌星

TRADE



MARK

# 上海新亞藥廠

## THE NEW ASIATIC CHEMICAL WORKS, LTD., SHANGHAI.

本廠完全華人創辦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迄今。已有十餘年之歷史。精製國產醫療藥物家用良藥。日新月異。精益求精。多至三四百種。無不功效靈驗。信譽卓著。深荷

名醫提倡採用。各界愛護。病家樂用。收效美滿。行銷國內外各大都市及南洋羣島。設有辦事處或特約經售。所以遐邇稱便。遠近馳名。並附

新亞化學藥物研究所。以求精究。新亞血清廠。精製各種血清防疫苗及牛痘苗等。新亞衛生材料廠。精製橡皮膏醫用器械等。新亞玻璃廠。製造安甌針筒化學儀器。概以星內亞字為商標。本公司向以發揚國貨造福人羣為宗旨。各種出品定價務求相宜。並備有價目表。及各藥說明書。荷蒙索閱。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新開路一〇九五號

### 上海新亞藥廠啟

## 寶青春

## BIOZYGEM



超國產醇  
母製劑。  
開胃強身  
改善營養  
增加食慾  
食慾與體  
重。助化  
瀉腸。調  
整胃腸諸  
疾。患。味  
美易服。  
四時皆宜



爾凱正在酣鬥。在過去，勃爾凱每擊毀敵機時，我常有味地傍觀着，這番眼見那英機的命運又危在旦夕，正在疑思將如何着彈，如何墜法時，忽見友機開起了個異樣騷動，看手勢，似乎是有兩機肉撲的樣子。肉撲，在空中戰鬥是最不堪想像的，目前所傳，要不是接觸得太近而誤會吧；因為飛機具有極大速度，輕輕一碰，便會受到猛烈反動，其結果不言而喻了。

然而，勃爾凱真地已放棄了對手，作着大曲線似的飄往大地去了。我想那決不是被擊墜落，莫非某部發生阻礙下降的，但又清清楚楚瞧見那機已折去一翼，且顯然失了操縱的自由而墜落了。此際，戰友們都悲傷地跟着下降，我不顧一切的就回頭追擊敵機，却見那敵機已揚揚得意的直飛而去。回返機場時，已有一勃爾凱墜死一的情報到達，啊，誰也不信也竟這麼死了！

再沒有比這件事使我們更覺怨痛，我們失掉了導師，失去這偉大的空中英雄！勃爾凱任事忠勇負責，為人親愛精誠，同僚們無一不對他敬愛，尤其，我是他的唯一知己，誰也知我道是他的唯一知己者！今遭此禍變，我的不幸，我的創痛，一句話，真是中心如焚！

### 擊墜敵機第八架之後

擁有擊墜敵機八架的紀錄，在勃爾凱時代固不容易，今日看來也覺難事。自然，現在戰鬥的機會較多，但擊墜敵機與自己被擊墜的可能性，也就同樣增大，加之，敵人的武裝設置逐漸改良，機數愈見愈多，我們感受威脅也當愈劇。例如，依曼羅門（按：依曼羅門與勃爾凱曾被譽為空中王者，一九一六年初於西線

空戰陣亡，本書後面所述依曼羅門者，乃另一人）擊墜敵機當時，在那殘骸中並未發現有機槍裝置的，如今再也不會碰見那種機鳥了。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九日，我和十八歲的青年戰友依曼羅門，並翼出擊敵陣。當時他也隸屬勃爾凱驅逐中隊，我擊墜了敵機七架，他也已有了五架的紀錄。我們雖離根據地尚未多遠，却見敵人的轟炸機編隊已排空而來，那編隊確數雖不明，至少亦有四五十架之多，他們此來目的，顯然來轟炸我們的機場。我看準了敵機的來路，便橫空向一機猛擊，說也奇怪，敵機射手似已失去戰鬥力，那駕駛員也神經錯亂般的，儘把機身倒退，知道牠定已命中要害，於是，我再趕上，向其翼面射中數彈，迫使那敵機急劇下墜，牠終於跌落在我們的蘭紐克爾機場附近。同時，依曼羅門與一英機展開惡鬥，那敵機也被擊墜。回歸機場後，兩人共乘汽車，往視我們的獵物。那兒，泥濘深深的田中，輪着一架殘機，旁邊已圍着不少人。我們因走入泥田，並見天氣悶熱，便將外衣和上着都脫去，帽子也丟在車上，杖着根樹棍，沒着長靴，一步步走去。有一羣軍官視察完畢正欲離去，彼此見了行個敬禮後，那最高級的軍官，問了問我的勝利紀錄，和剛才空戰情形，便又說他目視這回戰鬥的壯烈。但不知道這位軍官是誰，只見他穿着將軍制服，胸佩名貴勳章，年齡却不甚大，肩章看不清楚，最後他又切親地握了我的雙腕，彼此道別。

晚上，接到電話通知，哥德親王召我談話。此後我才明白泥田中的高級軍官便是哥德親王，並知敵機曾在親王的司令部上空投彈，而投彈的敵機，正是我擊墜的那隻，因此，我領受了親王特賜的勳章。

# 歐戰以來的近東 (續)

G.F. Hudson 著  
洪中譯

## 色佛爾條約

雖然土耳其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就先於德國而歸降，但土耳其的和約却在凡爾賽條約簽訂了一年之後還未簽訂。這個延擱的原因是因為美國不能確切的指定海峽地帶和阿美尼亞要否給國聯委託管理——這些地方曾在密約中指派給俄國的，但這已被俄國的新的革命統治所放棄了。威爾遜總統個人是很願担当這責任的，可是他的計劃在美國國內遭到了普遍的反對。當美國的委託管理明顯地表出了難產之時，另一個解決的辦法便產生了，當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色佛爾條約簽訂之時，土耳其的國軍，在凱末爾將軍的領導之下，就佔據了安那托利亞的內部，而武裝的修改條約也開始實行了。

由於俄國的放棄她的帝國政策，海峽問題便又產生了。在停戰協定簽訂之後，

各協約國的分遣隊所組織起來的一個部隊，經過了達達尼爾而佔據了君士坦丁堡。而海峽地帶的根本處置辦法却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英法兩國均不信任其他國家來統治這海峽，而共同管理又得不到人家的贊同。他們預備將統治權交給美國，英國，自己却想脫離歐洲的糾纏，但這脫離却使美國想做起博斯福羅的保護者來了，而不願担当這責任。這樣一來使他們決定了把君士坦丁堡和它鄰近的地帶歸還給土耳其，而把其餘的東色雷斯完全給希臘，海峽的兩邊在特別國際的管治下，解除了軍防，以保證這「海峽的自由」——這規定即是說土耳其不復再有任何權利來規劃這航路了，無論是商業上或軍事上的。

至於阿美尼亞，則早已在以前是俄國的領域內的埃里溫 (Eriwan) 建起了國都，一個獨立的美尼亞國成立起來了。阿美尼亞代表要求將安那托利亞東南的一大

部份劃給他們的新國家。威爾遜和勞合喬治根據民族自決的立場竭力為阿美尼亞的要求聲援，和聲援希臘的要求士麥那地帶和東色雷斯一樣。但是在這些有關係的地方沒有一張可靠的人口調查表，而沒有大量協約軍所佔領的地方，又不能舉行公民投票。唯一的願意担任在安那托利亞海岸後地的鄉村中作一個人口統計的就只有希臘和阿美尼亞人他們自己。他們雖有熱情，但要精確無誤，就很不容易辦到。土耳其以反對威爾遜原則答覆了他們的要求，並力說為希臘和阿美尼亞所要求的，一四一四年是土耳其所有的地方有着一大多數的土耳其回教徒 (包括土耳其人，古特人和萊及人 Kurds and Lazis)。事實上，在一九一九年，這些地方的人口非常混雜，沒有一個純粹的系統，雖然在某些地方於屠殺之前，大戰時曾為土耳其統一進步委員會 (Turkish Committee of Union Progress) 所組織過的。從這方面說起來安那托利亞和東色雷斯與阿勒頗 (Aleppo) 摩蘇爾 (Mosul) 之南的阿拉伯地方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在那裏的土耳其人非常

之少。結果土耳其自己和阿拉伯民族的國家又和好起來，但始終不肯和希臘及阿美尼亞妥協。在人口複雜的地方，民族自決就引起了嚴重的衝突。

當然，法意的合併南安那托里亞的要求並非是基於任何民族解放的原則的——雖然在西里西亞有些是阿美尼亞人——而完全是帝國主義的。正因為他們這樣，當他們遭到了對他們很嚴重的抵抗時，便被捨棄了。一九二〇年初法國軍隊在西里西亞的馬拉許（Marash）屢為在凱末將軍領導下的軍隊所戰敗。在停戰協定簽訂時是規定土耳其以後再不准有任何抗拒行為的，而現在土耳其人却戰得較以前更頑強了，這是很明顯的，法國要想併吞安那托利亞東南部，沒有大批軍隊是不成功的。然而，法蘭西在那時已倦於作戰，軍隊和金錢均無法獲得。於是，使法國決定了集中他們在敘利亞的統治而放棄了柄發斯（Syria）和亞達那（Adana）。

法國在馬拉許的失敗，使意大利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使他們知道安那托利亞南部的統治，無論是併吞或聯盟委託管理

，總是一個非常棘手問題。他們被擠出了士麥那，又失去了在亞達里亞的利益，關於這些他們是可以依據一九一五年的倫敦條約繼續要求的，但意大利國內的政界對於向國外發展很表不滿。從一九一九年奧蘭多孫尼諾閣（Orlando-Sinnino Ministry）的下台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黨武主義的抬頭，意大利整個的外交動向是和平和「退讓」。由於內部的不安靖和當局的崩潰，使意大利不能表示有所力量。一九二〇年被送到亞爾巴尼亞的意軍譁變了，並強求政府退出亞爾巴尼亞——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又佔領了這地方。因了這種普遍的情緒，意大利不得不暫時放棄她的對東地中海的整個企圖。不但準備放棄亞達里亞，並且還有多得卡尼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廿九日所訂的希意協定中，經過了與土耳其的和平條約的認可，除了羅得斯（Rhodes）而外，把所有的島嶼都讓給了希臘，在後一次協定中，又說如十五年後，英國願放棄波羅（Cyprus）則羅得斯亦可歸還希臘。

法意在戰後的一致減少他們的委託的

動向的結果，在和平條約中指示了土耳其，他們是不會分割在戰時協約國所簽訂的條約那麽多的土地，但土耳其必須放棄東色雷斯和士麥那地方給希臘，和一部份為美國總統所劃定的地方給亞美尼亞。由於土地的被割，土耳其的統治權是大大地縮小了。她和其他的失敗國一樣地被解除了武裝，而且還受代表英法意三國政府的財政委員會（Financial Commission）的保護，並以一個特別的並有自主的警權的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來管理這海峽地帶，像一個「中立區」一樣。

色佛爾條約是為在協約國軍隊佔領君士坦丁堡時仍留在那裏的土耳其皇帝的代表和他的使臣們所簽訂的。但在非佔領區域內對這條約全都表示反對，並反對政府的接受這條約。色佛爾條約是被註定了在和平條約中的要修改的第一聲——修改得那麽快，而一直沒有得到承認。

## 凱末爾將軍之出征

當色佛爾條約正在簽訂的時候（一九二

○年八月）凱末爾將軍早已從以前解散的軍隊中建立起了一支堅強的國軍來，準備和佔據着的協約國軍隊作戰，即和希臘和亞美尼亞作戰。法國在馬拉許失敗以後，再不想從西里西亞北上了，所以土耳其可以毫無顧忌地反攻亞美尼亞。在這次戰役中，他們得到了蘇聯的聯合，因為在君士坦丁堡的協約軍曾給登尼金（Denikin）和監吉爾（Wrangel）的白軍以幫助，去反抗布爾塞維克，並給過在外高加索的佐治安人和亞美尼亞人的獨立運動以幫助，所以蘇聯政府反願與土耳其攜手並表示諒解。於是，土耳其就從西面進擊亞美尼亞，而蘇聯則從東面進擊，蘇聯軍隊很迅速地佔領了埃里溫，並建立起了一個亞美尼亞蘇維埃政府，他們把在一九一四年屬於土耳其的土地和一八七八年為俄國所奪佔的喀斯（Kas）地方全都讓還了她。這樣土耳其人不但把從舊土耳其帝國割去很多土地的威爾遜總統的亞美尼亞去掉，並把他們的疆域向東擴大了。

之後，凱末爾將軍又集中軍隊向希臘進攻。希臘曾從士麥那深入內地，並佔據

了好幾個重要城鎮，但他們的處境却因了君士坦丁堡的在希臘復位而大大的惡化；這種舉動使法國對希臘的同情變得淡薄了。（因為一九一五年至一六年君士坦丁的主張親德政策）並把汾尼最難的官員清除，而使他們的軍隊力量削弱不少。意大利則因為希臘佔據了士麥那，再不會是希臘的朋友了。這樣意法就供給土耳其軍械以反抗希臘。只有英國還幫助着希臘，但是在倫敦反勞合喬治政策的呼聲的日漸增大，而開那克事件又引起了他的政治的崩潰。一九二二年八月，在安那托里亞經過了一次長期的決鬥之後，希臘完全失敗了，不但從海岸後地撤退了出來，並且還退出了士麥那。那時，一個凱末爾軍隊迫近了達達尼斯，在那邊亞細亞海岸的那那克駐守着一個混合的協約國軍隊。法意的分遣隊很快地從那裏撤遠了，於是土耳其就威脅並進攻留在那裏的英軍。而英國的輿論立刻對色佛爾條約的真相表示懷疑。並願意犧牲希臘的任何利益以作求和的代價。

九月十六日英國政府宣佈海峽線應保持其中立，不准土耳其經此而至歐洲。要是英

國獨獲海峽的海軍大權，則不經她的允准，土耳其就不能進軍色雷斯，但要是他們的被阻擋住了，他們可以襲擊在開那克的英國駐軍。因此，三大強國就不得不同意了把亞得里亞那堡和東色雷斯給與了土耳其，（這些地方在色佛爾條約中是歸給希臘的）而以土耳其尊重海峽中立線為條件。他們通知希臘把這些地方讓出來，希臘照辦了。

## 洛桑條約

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洛桑條約的簽訂，明白地表現出土耳其軍隊的勝利和協約國的失敗而想維持他們原來的和平解決。蘇丹被廢置了，簽訂色佛爾條約的土耳其政府亦就壽終正寢了，在凱末爾將軍的軍隊支持之下的革命勢力就在昂哥拉設立起了國民議會，成爲一個合法的統治機關。在洛桑條約中的土耳其把在色佛爾條約中割讓給希臘亞美尼亞的土地全部收復了，英法意在土耳其的財政統制也宣告作廢，海陸軍的限制亦取消了。土耳其就這樣單獨地從軍事約束的鎖枷中跳了出來，

而德、奧、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則仍舊被束縛着。三強國放棄了他們的駐軍海峽地帶的權利，而土耳其也仍不加駐防。

勞合喬治先生在他的和平條約之真相的一書裏稱洛桑條約爲一種「鄙劣的，胆小而不名譽的退讓」。這是在和一九三八年九月的莫尼黑協定非常相像。在同樣的情形下，英法接受了強迫的修改和平條約，也在同樣的情形下，他們犧牲了爲自己所保護的小國家而逃避了戰爭。但是這兩個「投降」條約的結果却完全不同。莫尼黑並未給歐洲帶來和平，相反地是更大的擾亂。而洛桑條約的簽訂却真正的得到了和平。土耳其在建設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的範圍內努力着自己的事業，專心從事於內部的建設，外界的一切，概不顧問，（除了亞力山大勒達（Alexandrette）而外）。再說希臘雖然是失敗而屈服了，但她的土地並未較大戰前減少。幾年以後，另一個勢力威脅到了她和土耳其，而使得他們也聯合起來了。

在洛桑，希臘和土耳其代表都同意了以人口調換來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留在小

亞細亞的希臘人——大部份都已在大戰中被殺或逃走了——移回到希臘去，遺留在希臘的土耳其人則仍回土耳其去。規劃這些移民的精細表格完成了，國聯會還爲這些難民的再安頓給以財政上的幫助。這問題是解決得這樣的快，它較諸過去任何保護少數民族的權益的處置來得適當。特別是它使土耳其人對於希臘的佔有開奧斯和密替利尼表示安好，這不將像一九一四年那樣地是一個危機了。洛桑條約承認了所有的愛琴島——除了土耳其的伊博羅斯和特內多斯而外——都屬於希臘的名下，而多得卡納斯，必然地成了羅馬政策的新目標，後來終於被意大利所併吞。

## 法西斯意大利和巴爾幹

### 協商

當土耳其把希臘人逐出士麥那時，帝國主義的思潮又在意大利澎湃了起來。一九二〇年意大利要是不把他們的軍隊從阿爾巴尼亞撤退回來，則就要受革命的重大威脅，一九二二年要是夫却了發展意大利的更大的光榮的機會，則將被愛國軍人陷

入絕境。根據這些政治的趨向，法克泰內閣（Festa Cabinet）在法西斯軍隊進入羅馬三個月之前便宣佈了多得卡尼斯歸還希臘的協定之無效，原因是爲了色佛爾條約的未得批准。主持着外務部的墨沙里尼，極贊同這一決議，而多得卡尼斯也仍在意大利的統治之下。

墨沙里尼並未爲意大利創立過任何新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事件上法西斯主義不過是曾在聖約特馬利安和巴黎和會中爲意大利利益而咆哮的孫泥諾（Baron Sunnino）的帝國主義路線的繼承。法西斯主義之對於外交政策，只不過給了意大利以一種新的力量，足使她滿足舊時的企圖——這種新力量的成長，一半是由於軍隊的強有力的發展，一半則由於一般的國家觀念之濃厚與和平論和反帝國主義之不得抬頭。多得卡納斯之把持——它的價值差不多完全是屬於戰略上的——是新的緩和的保證。以後不多幾年中，一個在多得卡納斯更北面的里勞斯島（Leros）被設作了海軍根據地。

（下期續完）

# 生活 (孤島浮離之一)

余也人

(一)

電話的鈴聲在扶梯跟鬧了半天，競芳做到早上十點半鐘的好夢給攪醒了。「媽的，陳媽死人，老半天還不來聽。」從熟被窩裏躍起身，刺骨的冷氣叫全身鼓起一陣鷄皮疙瘩，之後，便立刻跑到扶梯跟。

「哈囉！……老鄭，我，競芳。……上大東？……好好！琳、露都在嗎？Very Good！——準來！……十一點，準十一點。……阿阿！老早起來了。……真的，因為有一點小事，所以不能馬上出門。……不，決不騙你。」

放下耳機，漏出一股笑，老鄭有點道理，嘴也瞞不過，一猜就給個着。以後得起早一點，別給他們笑。

躡着狐步式的步子，跳進房，穿起雪花泥西裝時，陳媽提着開水進來了。瞧老爺手忙腳亂個不亦樂乎，有點作怪。

「少爺！瞧你忙得什麼樣的，又要去會七小姐吧？」

「呸——」一粒吐沫星子飛上陳媽的睫毛尖。「死人！電話叫了半天，你們的耳朵聾了嗎？」

「我在後面燒開水，阿林那裏去了？」她不服氣，這份埋怨不應該記在她的賬上。

「別說了，幸虧我聽得。」

「這就好啦！那末，少爺，今朝吃點什麼？燕窩還是白木耳

？」

「不，——馬上我上大東去。」

「跳舞場，早上不開的。」

「茶室，——難道一定舞場才叫大東？」

「少爺真是個忙人，天天忙不過來，跟老爺一樣了。」倒吧洗臉水，她倏條斯理的滑着腿走了。

「陳媽，回來，我跟你說」。陳媽的胸部反了轉來，「有人來，說我上大東」。陳媽點點頭，再轉過身，門「拍」的閉上了。

往常半點鐘的梳洗裝扮，今天開了特別快車，在十五分鐘裏便告成了。直挺着背脊樑，在着衣鏡前端詳又端詳。「要命！這幾根頭髮老是不馴服，還有這根領帶，咄！陳媽死人，燙領帶總燙不平，準又要給琳、露她們笑。媽的！媽的！……」重新換上吧，已經沒有了時間。「倒楣！真倒楣！」正想跨出房門叫阿林喊車子，偏那個討厭的老同學不先不後的光降了。瞧，多寒酸，惹厭！那件陰丹士林的藍長袍，穿了不在三年話下，還是敷衍自珍的不肯換，真怪！——更怪的是再混一年便得到手的學士帽，偏他不稀罕戴，奔東波西的，把個臉蛋煉成了沙鍋底，開口閉口救×救×的滾八股，聽得爛熟了，現在準又是送嚙嗦到這兒來。不瞧幾年同窗的面上，定得給他個待慢。於是隨隨便便的送了一句勉強的招呼。

「坐坐，德盛。」心裏的巴望是最好他立刻走。

「不，競芳！瞧你還未匆忙，大概有事情往那兒去？」

「不，不。一點點小事情，沒有什麼的。」

「我說，競芳，你得改改少爺脾氣。混在這兒已經有點那個，這樣一天到晚忙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不覺得更有點那個？」

「又來了！德盛，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呵呵呵！再說，登在這兒也是有力沒處使，英雄無用武之地，……總之，反正勝利必屬於我」。瞧着對方要駁辯，立刻搶着塞住他的嘴巴。「這是最高領袖說的。」

「咄！——」不願再施以說教的，德盛笑了笑，自然笑裏夾着點冷。「競芳，你預備永久這樣混下去？」

「不，你觀察錯了，德盛，說是這末說，其實我何嘗忘了那個？聽你的八股念得太濫了，所以我故意來一個反抗。」

「你不騙我？」

「不瞞你說，我立刻預備出席一個座談會，還有下午預備去參加演一個戲，是一個國防的歷史劇」。

「當真？」

「老同學還騙你什麼呀？你以為你能幹，我就一輩子的胡塗虫？——壁說，一壁老是把眼睛往抬起的手錶上溜。」

德盛打一支偏眼望一望競芳的急躁的神態懷着八成不信的心，知趣地點一點頭：「競芳，再會！你有事，我瞧得出，停刻再上府上來談天。」

「不，不要緊，再談一回，今天是禮拜。」心裏却感謝德盛很識相？因為時間已經十點五十分了。

再會聲中，競芳踏着德盛的背影，離開了家。——這黑炭，寫意生活不過，真個優冬瓜！茶室裏有三個人候着我，不能算座談會？呵呵！……打着輕飄飄的步子，他叫起了車子。

(二)

茶室裏熱鬧得像鄉下趕春臺戲的茶棚子，東一堆西一堆塞滿了來消磨時間的閒人，有不少爲了派不着座位，便挾着遺憾退了出去。競芳瞧見老鄭他們影子，足尖揚起快步，衝了過去。大衣掀起一陣風，把個女侍役的衣角掀得飄飄然的。

「競芳，你失約？」老鄭扳起開玩笑的怒容。

「不，」坐下來瞧見珠露她們都在座，就送下了一服安心劑，「徐德盛跑來，不能不招呼一下，所以遲了十分鐘，這不能怪我，不能怪我的。」

「老徐，他在上海？」

「噉！——總是一套濫八股，抗×救×的，給我哄騙了一陣子，他才跑了。」

「別理他。」老鄭拍拍一向大得累贅的胸脯，「各有路道，誰能管上誰？咱們不也在天天救×？一天跳幾點種的舞，至少養活幾位密司，這倒不是有益社會，有益國家？」

「瞧你的領帶？」露不顧鄭的闕論，橫送了一道秋波給競芳

「太要緊了，來不及換，真是！——」心裏却又罵起了一聲：「陳媽死人！」

「噲！別談這些勞什子吧！」琳的三寸長的彎眉毛索呀索的，「我說吃了飯上那兒玩去？」

「密司林琳，你揀中好了。」競芳回答。

「我說上爵祿？」露的細眼睛一斜，睡人兒像浮在蓮塘中的俏姑娘，盪來去的。

「太厭了，還是上大華。」琳披着小嘴巴。

「大華也好，爵祿也好，反正救救舞女的命」。競芳條地想起花讓淚灑得老是不痛快，「于伶那傢伙算是他同情舞女，其實他在侮辱舞客，——像我們這批誰倒會？」

「管他『子伶』『你伶』，咱們還是上大華，瞧瞧新鮮景兒。這年頭兒不多換換口味，太傻了！」老鄭是偏心着琳的，他對於露的提議，掙掙是一貫的作風。

「偏我不去，競芳，我跟你上爵祿。」

鬧別扭，競芳最掃興。「密司黎，好吧！今天便上大華，自家人，鬧什麼別扭呀？」

「不，大塊子太混蛋，他老是搗我的蛋。」

「得了，得了！自己人，鬥什麼意氣的？」

琳含着勝利的笑，露披一披嘴，算是告了個風平浪靜。

走出大東的大門，競芳想起今天的確約過余倩他們排一個戲，失約吧？對不起他；不失吧？又捨得離開這位翠鳥似的七小姐——黎露？「真麻煩！」他自語着：「偏余倩他們約我今天排戲。」

「排戲？哇！你想做戲劇家，大明星。」露偏過頭，三塊三毛奶油電燙的髮髮飄呀飄，洒起一臉嫩嫩的笑。

「可是，演戲倒也有救×的意義，你別小覷了，露」。

「噫！」嘖嘖的稀開小嘴巴，「競芳真個愛國志士，那又爲

什麼不跟徐德盛跑？」

「這叫做各有路道，呵呵！」競芳得意於自己的這個注釋。

「噯！別攪了！」大腹買賣相的老鄭，發起一星子脾氣，「放着玩兒不玩，攪不清的救×救×，反正勝利必屬於我，得上那兒吃飯？」——大西洋？還是？」

「大西洋。」琳是老鄭的應聲虫，首先響應。

「好！」這回是一致通過。

於是大馬路的行人道上，便消失了四位少爺跟密司。

### (三)

用三張五元的法幣塞滿了四口半點鐘以前還在大東裏吞着拆燒包子的肚皮，便從大西洋裏飄出來，剛想踏上大華的門口，偏生那末麼巧，碰到了新近榮任××劇社的導演余倩。

「薛，——飛來了招呼，競芳却裝作沒聽見。」「競芳！」這回是放開了聲帶的高喚，競芳不得不轉過臉，裝作乍見之下的熱烈地握一握對方的手。

「哇！密司脫余，那兒去？」

「你忘了上劇社吧？快跟我去，是時候了！」

「對不起得很，真是萬分抱歉！唉喲！萬分抱歉！原諒我，密司脫余。」

「上大東吧？」

「不，不，實在有點事，今天，呃，只好對不起，你請別人代一代，反正我扮的角色不很重要。」

琳有點不耐煩，她根本瞧不入眼這位一向用正經裝作門面的余倩，「走，競芳——密司脫余，快排你的戲去吧！」

「競芳」。不管吃了琳的白眼，余倩只顧逼着競芳的身：「

照這樣，這齣戲到什麼時候才演得出？」

「好啦！我說，密司脫余，對不起，明天一準參加，死了人

「我也參加，這怎麼樣？」

「老余，少做點不識相，明天讓他來，一句話完啦！」老鄭扯過競芳的手，丟他一個人在馬路旁，余情瞥了老鄭一眼，鼻子裏哼一鼻子，便悻悻地走他自己的路。

「這傢伙死出風頭，借演戲做幌子，還虧他開口閉口，演戲有着了不起的意義。走！跳咱們的舞去！」老鄭嘆咕着，競芳却覺得有點那個，——他的確當面撒了謊。

四個人跨進門，迎面碰到了那個畢業才得半年的同學朱徽，扶着她的 Sweet Heart 倒退出來。

「朱，怎麼打回票？」老鄭首先拉住他問，琳脫了露一眼，低聲說：「瞧。朱的 Sweet Heart，派頭多足！」

「我」，朱不管她們的切切喳喳，「剛才碰到趙泉白，他說今天逸園跑狗，我想我也去來一下了，所以便回了出來，你也去嗎？薛，你也去？」

「我？隨便，露，你看怎麼樣？」競芳有點動搖起來，可是他的決定從來便操在別人手裏的，

「不，今天非跳不可！上逸園，還是上好萊塢的好。明天上好萊塢就是啦！」

「也好。」

「他們不去，當然我也不，朱，再見。」老鄭今天的心不在那個上，落得順水推舟，「琳，你也不想去？」

「我，隨你。」

「那，再見！再見！」

終於分道揚鑣，他們踏進了跳舞廳。

(四)

在戒嚴前的十分鐘裏，競芳拖着那具玩倦了的身子，回轉自己的家。什麼人都睡一個酣，只有侍奉他的陳媽，在灶間裏打瞌

睡。十五支光的電炬，照着她的蒼白臉；二十來歲的女人，連一點點起碼的豐腴也缺乏的，他吐了口唾沫，並不喚醒她。

走進房間，橫倒沙發上，他微笑着。

——這樣忙了一大天，才是生活，才有意義；死書本裏體驗不到這許多的現實生活。他感得痛快極了，可是想到明天……！

「明天，上學呢？上劇社呢？還是……隨便吧！他們來，就上好萊塢。」

卸下衣服，他睡到席夢思上去。

門一響，陳媽出現在自己的面前。

「少爺，告訴你一個喜訊。」

「什麼？」幾乎從床上躍了起來。

「今天老爺又進了財運。」

「是棉紗？還是——？」

「正是。」

「啊！樂得連睡意都退避三舍。」

「還有，少爺。」

「你說。」

「早上來過的那位，」她不願說少爺，也不高興說先生，「又來過了，他要你到五馬路××旅館去談談，有點事跟你商量。因為早上瞧你忙，所以他沒有開口。」

「今天去？」

「不，明天。」

「噢，」他笑了笑，這傢伙別人說他可敬，我說他可憐。丟了書不顧，幹的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出來？明天去瞧一瞧他呢？還是？他猶豫了。——不，上好萊塢，反正老頭兒又賺進了一大批。

他漸漸地睡下去，陳媽在什麼時候跑走了，他沒有數。

## 漫話上海「二」

水公

同朋友閒談，他告訴我：有人被械行凶的，以趵架爲生活基礎的同志們帶去了，三個月之後，他安然復返了他的公寓。這實在並無足怪，因爲這樣的事發生在上海是平淡得不值爲茶餘酒後之談助的。然而足怪的是：別人明知他化了幾千塊的買身錢，他却諱莫如深的：「那裏那裏？我有這些錢化嗎？因爲石子裏迫不出油，他們才放我的呀！」呵呵！這你攪得明白嗎？

不少的洋派先生，衣裝服帖而筆挺，皮鞋光亮而堅硬，襪可口袋裏莫名一錢，而跑進菜館茶室，却博得殷勤招待。反之，身穿土佬兒服裝，滿臉「壽頭曲氣」，即使腰纏十

萬，亦必博不到青睞，至於女招待之輩，更喘之以鼻：「阿木林，也來上大餐廳。」上海誰說是金錢世界？實在是風頭世界！文雅一點說：實是「虛榮」世界！虛榮可以打倒一切，虛榮可以博得一切所欲；而且是易如反掌的，這你，大概可以攪得明白的。可是我又要說我是攪不明白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世界上有兩等人，一等人是被人吃，一等人是吃人；然而上海却有三等人。——這是一壁被吃者，一壁又吃吃人者。我真有不勝攪不明白之慨。此等人之職業，依上海的方言，叫做「白相」。以白相生，以白相死。敲「被吃者」的竹槓

，同時也能敲「吃人者」的竹槓。小則可以「花天酒地」，大則可以坐汽車，買住宅。這第三種人勢力之大，實力之雄，實駕「吃人」階級而上之。此非居上海者，決不能明其真確性的。有不少的女人，以嫁「白相者」爲榮，蓋既供「白相者」之「白相」，又可以由此獲得自己的「白相」志趣。如此相配相合，父母業「白相」，子女亦以「白相」世傳其家法，於是上海的「白相」階級自然更形發達，而基石也就日益根深蒂固了。

說上海有自由，是不能叫人相信的。因爲上海的自由，只限于某一種特等階級的人物。

倘使你在馬路上走，給汽車碾傷了，或者竟魂歸九泉，則曰：你自不小心，死傷有所

應得。然而假使自備汽車，或則什麼汽車，開至人行道上碰傷了人，則曰「偶而不慎」「無罪可獲」。上海，徒步者是没有走馬路的自由，而達官貴族，則有開上行人道大跑汽車的自由，你明白嗎？

上海有商店老板，自然是尋常之至，然而有學校老板，却不能不說太爲奇怪。「物以稀爲怪」，因此對於此種奇怪，不能不以奇怪目之了。

化一二十塊錢，開一個學校，收幾百個門徒，請幾個教員。據說每半年除了一切開支，老板的錢袋裏至少可以滾進一二十千，最少也會有七八百。我曾經依照內地學校的開支替上海的學店老板算過，覺得實無大錢可賺，或許有再貼老本的可能。然而老於此道者則嗤之以鼻曰：大錯特錯，上海一

個小學生可收十幾塊乃至二十塊學費，一個小教師，每月只消十塊八塊便可打發了。我不禁訝然竟日。上海教師之價廉，上海學生之衆多，竟無論如何攪不明白。

× × ×

文人無行，雖不盡然，但亦有然。這裏說的無行是兩種：（其他當然還有，此處不述）一種是成名文人，筆名可以供人庖代，有無分肥，雖不可知，但據人說，事却確乎非虛。爲什麼筆名可以讓人庖代，這原因你攪得明白嗎？

還有一種是襲用別人筆名，發表自己文章，據說，如此一來有文必取，有投必錄，這緣由，攪得明白嗎？

上海人最喜歡「趨風」：別人做金子生意，自己也做；別人屯積貨品，自己也囤；別人出補藥，自己也大出特出，

別人討小老婆，自己也討；如此趨風所至，形式形式，無所不趨。於是刊物有「魯迅風」便有「陰陽風」「××風」……；話劇有「明末遺恨」，電影便有「葛嫩娘」……叢刊有「新中國文藝叢刊」，便有「文學集林」……如此這般，爲了何故？你倒攪明白看。

× × ×

以「阿哈篤爺」「賤娼根」「入儂拉」作爲戲劇而粉墨登場的×曲，現在是大走鴻運，大紅特紅。戲票由幾分躍至八角一塊，居然每唱必盛，每堂必滿，閨閣名媛，西裝少年，頂背相望。所聽的是俗不可耐的曲，所見的是淫蕩的表情。劇的內容是「賣家婆」「活捉」，或者是「殺什麼」，劇詞是胡鬧門口，然而欲歎盛哉，却擁有了絕絕對多數的觀衆。反觀有裨世道人心，有着演

劇苦衷，深能刺戟大衆正確意識的話劇如「祖國」，如「陳圓圓」，如「明末遺恨」，雖說博得了多數的觀衆，爭取了大衆的擁護，事實上以營業成績與×曲相比，實屬遠不如也。此何故歟？你能攪得明白？

× × ×

海派平劇秦斗，周信芳，在紅氍上的雅號是麒麟童，深知平劇非改良不可，且曾有改革平劇的意見發表過。然而他的實行的成績呢？還是唱「九更天」，叫奴才要殺了女兒報効主子；唱「鋼判官」，大播迷信，叫人死信陰陽二界；唱「文素臣」，攪七攪八，叫人東納一妾，西娶一小星，說是平劇要改良，結果還是投了小市民之所好，你攪得明白嗎？

× × ×

律師的招牌；每一天每一份的報上，不會沒有律師廣告作點綴，無怪乎每天的法院門口，律師的車輛，要洋洋乎盈街滿道了。據可靠的人告訴我，一個平常的律師，一個月也有千把塊進賬；鄰居的一個大學生，起初學工程，後來轉入法科，我一直攪不明白；至此方才恍然有悟了。（此條不應放在攪不明白之下，然而也許有人還攪不明白，故仍編于此——作者注）

× × ×

說上海是寂寞的，才是阿木林（或稱洋盤，曲死，大菜盆子），說上海是最消悶的樂園，才是聰明之徒。我呢，始終是個阿木林，怎麼也攪不明白。據老于上海的人告訴我：上海決不會納悶，萬一悶跑上大門，可以打電話叫「嚮導」，陪你開心一個鐘點，只要一隻

# 袁製

# 骨痛精

## 瘋濕骨痛唯一救星

上海新橋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售

洋。或則到按摩院，睡（不知說平放，——因為是不會睡着的）在安樂場上，全身的衣服脫光了，叫她們周身撫一下，髻髻騰雲，也髻髻中彩票那末的樂到心頭，所化的代價，也只要一隻洋。又或跑進什麼舞廳，揀一個你所頂中意的麗妹，（不，應當稱明星）撲着她，

發瘋樣的跳，跳完一曲，只要幾隻角子。又或蕩到×馬路，耳際聽到「西洋鏡要看哦」，立刻尾隨而去，化一塊錢，包有滿載歡樂而歸的戲文可觀。……我的天，我是阿木林，攪不明白這許多玄妙，我始終沒有敢嘗這攪不明白的消悶的味

道。

時常有這樣的廣告，耀在我們的眼裏，「機關百出，變化無窮」大擺××陣「美女出浴當場不掛一絲」無限肉感「騷姊××登台，風騷無邊」計算每天的廣告費，着實可觀，然而廣告愈漲價，愈登得起勁，這你攪得明白嗎？（待續）

作者啓事：「漫話上海」第一節寫了這末多的「攪不明白」，如果讀者感有興趣，肯代為解答，曷勝歡迎！惟有數約：每則解答字數越少越好。文字最好幽默。最先前最妙的答文當儘先刊佈。稿末請具姓名地址。

#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來歷攷

閩 風

## 前記

那是一九三六年的秋季，北平的顧頡剛等辦了一個通俗刊物，徵求各項文稿，有系統地打算供給大眾閱讀之用，當時我就以太平天國史為應徵。徵求者是那末慎重將事，而自己又自負對着此民族革命史的光榮的一頁，有一點兒研究；於是便通訊，寄一綱，作計劃，預定用物觀的見地，來予這一運動以簡要的說明。然而生就的癖性喜於求確，故決先對於史料作一番系統的搜考，而正文終沒有開手。

蘆溝橋砲聲一響，一切停頓，我的大綱計劃退了回來；然我並不難過，因我早已放棄了史的編寫，決先整理一部史料書的書籍。「八一三」的火炬煽動，故作了國防的最前線，便忙着救亡的工作，然而我總偷暇整理，在二個月的時

間內，總算把太平天國的年表編成了。國軍西撤，故鄉成墟，天幸沒有炸死！一肩被褥，攜兒扶老，轉輾於鄂豫湘粵等省，一切的衣服物品都沒帶，僅攜走了太平天國年表草稿。東歸之後，聽說老家已化為灰燼，不覺慘怛良久；家，倒不在乎，倒是那些曾經費了多年心血撰就的原稿，從此便永無見面之日了！所以在翻出這本積壓箱底的太平年表時，益發如睹瓊寶了。

重行校正一過，對着這篇附在表首的文字，不禁有點遐思：雖說此種不趨時的文章，拿出來未免多事，然而想到洪秀全的不圖振作。不能自相團結，以致敗亡的末運難逃，未始不可作為現實的殷鑒的。

年表全文，將相機刊出問世，現在將此文先行刊布，以供有太平研究癖者的參考，並請指正。

風誌

記載太平首領洪天王的文字，當以「太平天國野史」為較詳。此書搜採頗博，至今為研究太平史者的參攷要籍。（惟內容惜多錯謬失實處）該書天王本紀所載天

王洪秀全的來歷，摘錄如下：

洪秀全廣東花縣人，身材適中，美

秀而文。兩目斜上，嚴重有感。生於清

嘉慶十七年七月。（一）父國游，（二）早

死。幼穎悟，七歲就村塾讀，目數行下

，尤嗜史學，於古帝王之成敗興亡，論

斷歷歷不爽。嘗應童子試，赴郡，遇一

星者，就而問之，星來曰：「子非青紫

中討生活者，然貴不可言，願自愛。」

秀全笑謝之。試畢，果落第。睹清政之

混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陰

蓄革命之志。時朱九疇（三）創「上帝會」

，誓以恢復明室為志。秀全與同邑馮雲

山往師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為教主。

官捕之急，聞入耶教可藉之以抗官，乃

往香港，受教於英牧師郭笠士之門。以傳教游廣西，居鵬化山。(四)桂平曾玉珩，相延爲塾師，遂與土豪楊秀清陰相結。武定蕭朝貴，秀全妹婿也，與貴縣石達開、秦日綱，皆客桂平，咸師事秀全。是時廣西游飢，羣盜蓬起，慶遠則有張家祥、鍾亞春，柳州則有陳亞貴，武定則梁亞九、劉官方，象州則有區振，潯州則有謝江殿；大股數千人，小股亦數百人，四出擾民，焚掠甚慘。秀全乘之，與馮雲山、楊秀清，創立保良攻匪會，練兵籌餉，而揭竿之勢以成。先是，秀全忽暴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謂衆云：『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則免。』(風按原書有充塞迷信的一大段附注，辭甚冗長，不俱錄。)遂造『真言寶誥』，謂天曰耶火華，耶穌爲長子，秀全次子，嗣是輒僞臥一室，禁人窺伺，不進飲食，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衆盡駭異，謂秀全果天生之肖子也。迨創『保良攻匪會』，歸附者益衆。清桂平令虞其不軌，誘而擒之，搜獲入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

府。時桂撫鄭祖琛，吳興雙林鎮人，有佛子之稱，慈祥佞佛，躊躇不能決。令曰：『秀全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則殺之；不可殺，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生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即釋之。』令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也。』止之不聽。秀全既出獄，以時值丁未之後，適應紅羊(五)之讖，反志益決。……注(一)秀全生年月，誤，詳見下文。(二)國游係秀全祖父名，非父名，見下文。(三)按「疇」應作「濤」。(四)鵬化山一作鵬隘山。(五)太平野史卷十一云：『洪氏生於嘉慶辛未八月十六日未時，(風按：原書下文言七月，此言八月，已自矛盾)未屬羊，正應紅羊劫之讖。』風按：「紅」「洪」音同，紅羊一詞之來，概由此起。

極爲可貴，故亦摘錄於後。(文見逸經半月刊第二十五期；經世半月刊第一期，亦曾載同樣之文字，惟無逸經所載全，故此處即錄逸經所刊文。)

「其人自小讀書，聰明無比，無書不讀。十五六歲致試，常居十名內。祖父耕讀專家。丙申年在廣府致試，逢一異人，着大袖衣，梳髻，傳書名一部，曰：『勸世良言。』書中所言，教人信實上帝耶穌，遵守十誡，不可拜魔鬼，以及其病時靈魂所見，一一相同，故即照書中所言而行。作詩一首，以悔罪云：『吾儕罪惡實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遵聖誡，惟崇上帝力心田。』天堂榮顯人宜慕，地獄幽沉我亦憐；及早回頭歸正果，免將方寸俗情牽。』又詩曰：『神天之外更無神，何故惡頑假作真？只爲本心渾失却，焉能超出在凡塵？』甲辰歲游廣西，作有『原××(兩字脫，下字疑爲真字)經』、『勸世歌』、『百正歌』、『改邪歸正』，共有五十餘條，一一勸人學好。丁未年，將向日所得『勸世良言』，同洪益謙到

省城禮拜對驗，更學道理數月，受洗禮功食，然後復往廣西傳道，無不信從，故得上帝耶穌顯有無數神迹；故啞者亦開言，狂者亦自愈。楊慶修得昇天堂，空中有鼓樂聲。又降童子言，其名曰：「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每有告誡，即降童言。己酉年，上帝又降言曰：「人將瘟疫，宜信者得救？」後果然，故信徒愈衆。庚戌年又降曰：「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後土人來相殺，又驗帝言。雖然如此，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閒居作有對，貼於壁上：

信實耶穌終有禍，  
叛逆上帝終有哭。

道實難知，何怪庸夫俗子。

人非易取，惟求英雄豪傑。

遵聖誡、拜真神、撒手時天堂易上。

泥俗世、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

養成正大一途，即爲豪傑。

脫盡習氣二字，便是英雄。

其所常作之父，難以盡述，早有訂好，留在家中。

要知心腹事，來歷細詳明。余自道光二十年壬寅歲，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勸世良言」，將書內所言道理，一指示上帝之權能，耶穌之神迹，妖魔之迷惑，從始至終，對余講了一遍。以及自己病中魂游天堂所見之事，又對余講了一遍。余乃如夢初覺，如醉初醒，不覺泫然出涕，遂將館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之灶君牛豬門戶來龍之妖魔，一概除去。次乃講與父兄宗族朋友親戚得知，其中有聞而即信者，有聞而執拗者，有聞而知其爲真，不敢遵守者，有始不信而後悟其真而始遵守者，總之，信者即爲神聖風所化，毀打無數偶像；不信者益爲魔鬼加硬其心，反爲嚴辱。

吾等後至甲辰歲聞番禺兄弟講福音立禮拜堂，遂欣然而喜，辭書館不教，同三人而遊清遠，往連州、八排，亦如在家傳教一樣，遂悟聖經所云：「聖人在本處不尊」之句。遂又向廣西而行，始到貴縣，後來漳州、桂平、武宣、鹿（陸）川、博白、象州、化州，亦莫不開風而來拜上帝者。東西兩省，往來幾次。廣

東雖有信徒，究不如廣西之盛行也。雖然，卒至被人誣告，押斃王盧二人。後又適逢土人來相殺，各無所依者，盡皆扶老攜幼來歸，以其向日專以愛人爲心，教人爲善故也。初時官兵亦以其爲善人，不與戰鬥，只願逐他強盜。後率至數萬，羽翼既成，此豈非天父天兄之力，而爲真命之歸乎？今者，日傳日盛，所戰必克。內而軍法嚴正，外而德服人心，威聲日振，故着人回鄉教化，蓋欲使我同道之人，周知其事。殊料人心不一，洩漏其情，卒爲貪官污吏拿獲。幸得天父天兄照顧，得脫羅網。雖然深思可合我心者，惟思此境此理，天各一方，沿途而至（一）……」

注（一）這一篇來歷，前段所述，均關於洪秀的事跡。後文兼敘作此文者（即于王洪仁）的自己的情形，故語氣之間，係自述而非他述，此點讀者須加注意。又文內王盧二人句，王應作黃，看「太平天日」（載遺經）一文自明。

讀者閱上面兩段的記載文字，對於太

## 轟炸下江風

一聲「撲撲」，

三間老屋化作了塵灰；

父親飛去了頭顱，

母親變成了血泊中斷腿的尸身，

七歲的孩子炸去了右手，

從此沒了家也沒了親人。

捧着折斷的手，

蹣跚地跑進了醫院，

敷上一層薄薄的紗布，

便辭別了那仁慈的醫生。

茫茫的夜茫茫的前途，

向何處去尋歸宿啊？

路旁是一座莊嚴的廟，

孩子記得三天前——

母親會和他同來求菩薩的保佑，

今天菩薩的脚下，

平革命首領的來歷，不難明白。此外，再參閱簡又文氏所譯之「太平起義記」（見太平天國雜記）及「天王供詞」，（見逸經第二〇期）則更可詳細知曉。

關於太平天王的姓氏，生年，以及其他幾個值得肯定的問題，似有加以攷訂的必要，故就攷述在下面。

一 洪秀全的姓 凡稍知太平史者，莫不知天王為洪姓。一般的官書，或私家記述，均認其姓洪而無疑。但是近人研究太平史者，漸滋疑竇。如「太平天國軼聞卷」一，「洪秀全歷史」首段云：「廣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而卷一中另一篇「洪秀全歷史」則云：「粵逆洪秀全，廣東人。」前說主姓鄭，後說又以為姓洪，使人轉生疑端。（按軼聞為摘錄各種記載之雜集，其稱洪秀全不姓洪，概係根據王滔、李哇、沈懋良等人的筆記。）一部分人竟猜想秀全本姓鄭，而後改為洪。其所持的理由為：漢人受滿族的壓迫甚，有志推翻異族之士，就想出來幹一翻掀天動地的事業，但他又苦於不能號召，於是就想出借重於前代的姓氏的法兒來。明為清所亡，人心

思明，歷二百年尚不衰，秀全欲行其革命的大志，於是就從朱明上着想，然如貿然取姓朱，雖號召有力，但易招官府之忌。因此，就取太祖洪武年號的首字，以「洪」與「紅」音同，「朱」之義訓「紅」，乃決然取姓洪，隱以已為大明的後裔，則鼓衆起義，當有大助。這樣的說法，在理上未始不通，但從事實上着想，究姓洪抑姓鄭，或別有所姓（），終是疑問。近人謝興堯氏則主張秀全不姓洪，（見二五年一月一日九日立報。在「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一書中，謝氏曾主秀全姓鄭。惟此書出版在立報所載文字之前。）但後來他又忽地認其確姓洪，原因係為了簡又文氏親遊洪秀全故鄉，旁搜博採，證明洪秀全確姓洪（見同日立報。）按簡又文遊洪秀全故鄉後，曾發表「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太平天國新史料」一文，刊于「逸經」第二期。按簡氏會親自會見洪氏遺族，拜見過洪氏的祠堂，洪氏祖先墓碑，并秀全作三家村塾師的書塾，以及故老的傳聞，同時還攝得許多幅極有史料價值的照片，足證洪秀全之姓洪，決非改姓，亦非冒姓。這的確是一個頗撲不破

却做了這單身孩子的宿店。

長夜漫漫何時清明啊！

黑暗老盤據着這宇宙的一角，

負傷的孩子從夢中痛醒，

喚一聲親愛的媽，

想起血泊中斷腿的尸身，

一聲狂叫，

孩子瘋狂地奔出了廟門。

茫茫的長夜，

漫漫的長街，

噩夢中的人們啊！

誰來理會這負傷的羔羊？

清晨——

河上浮起了孩子的尸身，

老年人擲過一兩聲的嘆息，

輕微的聲音，

飄散在晦暗的天空裏，

更得不到一絲的回音。

的鐵證。近來不少人的懷疑與探求，到此可以甯息而毋庸再加以探討了。瑞典人韓山文(Theodore Hanburg)所著「太平天國起義記」(原名「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敘述秀全的世系家况生地等等，詳盡賅博，彼文中亦主秀全姓洪，此亦足為秀全姓洪的一個證據。

注(一)風按：一說姓焦，見謝興堯的

「太平天國史事論叢」

二 洪秀全的家世 關於秀全的家世，「太平天國野史」中無記載，茲謹就有價值的載籍中所記者，撮其重要處，攷述如下：

秀全為南宋名臣洪皓後裔，說詳伶俐(英人)所著之「太平天國外紀」及瑞典人韓山文所著之「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簡又文遊洪氏故鄉，得睹洪氏族譜，更足證明此說非虛，鑿然可信。

秀全的父親名鏡揚，祖父名國游。(

簡氏譯「太平天國起義記」稱為「養」，後者

遊洪秀全故鄉文，始知名為「鏡揚」)，為

一小農主。「太平天國起義記」云：秀全父

「生三子二女，為前妻朱氏所出；繼室李

氏無所出。秀全行四，其下只有一妹。秀全妻賴氏，生子女三人。……秀全若祖若父，皆德行甚佳，且得享遐齡者。……游洪秀全故鄉文謂鏡揚公前後妻二婦，原配王氏，繼李氏，無所出，秀全等均王子。按「起義記」云：秀全等為前妻朱氏所出，證諸族譜，則洪仁玕憶記有誤矣。(「起義記」係根據于王之說而撰者。)可知秀全生母非朱氏，而實係王氏。又「江南春夢庵筆記」，亦謂秀全母王氏，(惟言父名國明，則誤。)足為一旁證。姚步康作「太平天國史料偶記」，(見「光華半月刊」五卷九期)謂秀全前妻所出，尚有討論之餘地。其理由為：「按『李秀成供狀』云：『天王是廣東花縣人，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長次兄是其前母所生。』(「近世中國秘史」)與簡氏調查，大有出入。攷李秀成為太平天國後期之重要人物，秀全家世，當然盡知，不應有歧異。據「太平天日」，亦謂「君王母李」，(「逸經第十三期」)與李所言相符。查太平天日一書，係太平天國之官書，更不應有歧異。抑李氏及「太平天日」

作者記憶有所錯誤歟？」姚氏所言如此，但亦不敢遽斷秀全確係李氏所出。我以為供狀雖可信，秀成究非秀全同鄉，對於秀全家况，所記未必可靠。太平天日雖係太平天國官書，但僅謂「君王母李」，「未確言秀全之所出。且所謂母李，亦許因秀全前母已亡，故僅云母李。簡又文謂秀全生母氏保得之洪氏族譜。按族譜為私家的家乘，凡所記述，決無謬誤之理，如連族譜均不可信，則私家的譜系復何所用哉？」

「游洪秀全故鄉」文，又謂秀全兄弟三人，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彼等係同母所生，家境窮困。他們的祖先，係由嘉應州遷移而來。按簡氏言較信實可從，且與「太平起義記」「清朝全史」等所述均同。秀全幼時，家中僅牛一頭，兩兄助父耕作，另養些鷄鴨豬等，全家食糧，端賴于此。

三 洪秀全的生地及生平 秀全之生地，為廣東省的花縣。洪秀全來歷中雖不載，然「起義記」「太平野史」，以及其他各種記載均相同。惟究生於花縣的何地呢？「起義記」中僅云：「秀全之本鄉為花縣一小村，距廣州城約九〇里。」然究

名何村，則未言。簡又文遊洪秀全故鄉文云：「生於花縣官祿埔，」此係簡氏親訪而得，當可信。文後又云，該地「今劃為花縣第六區，位在省城之北約百里，在花縣城之西南約六十里。」

關於秀全之生年月日，諸書所載，互有異同，頗難斷定。

(甲)「太平天國起義記」云：生于一八一三年。(即嘉慶十八年癸酉)

(乙)「清朝全史」云：生於嘉慶十八年

(丙)「太平野史」「天王傳」云：生於嘉慶十七年七月。(惟同書卷十一，謂生於嘉慶辛未年八月——即嘉慶十六年公

元一八一一年，其說已自矛盾。)

(丁)「賊情類纂」卷七，載：「東王楊秀清通令官民進獻珍寶慶祝天王生月誥諭」云：生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戊)「江南春夢庵筆記」云：生於嘉慶十七年九月初九日未時。

已太平天國外紀卷一第二章云：生於一八一三年，即嘉慶十八年。

以上甲乙丙己與丁戊說相差一年，究屬那一說可靠？從理想上推斷，第丁條楊

秀清所出誥諭，決無謬誤之理。且洪與楊同起草澤，並時時在玩上帝臨身的把戲，以求抓住信從上帝教教徒之心，其說自較可信。然而攷于王洪仁玕的親筆供狀中有云：「……丁酉年，聖年二十五歲。」以此推算，則秀全當生於嘉慶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又查「太平野史」謂：天王死年五十二歲，是為同治三年，(此乃各書所載無不同，可無懷疑。)依此推算，應生於嘉慶十八年。準是以觀，則究以何年為洪秀全正確之生年？我以為以嘉慶十八年為是。因最有力之證據為：秀全死年既為同治三年，其享壽又確為五十二歲，則生於嘉慶十八年之說，自屬正確。

茲試再一攷秀全的出生月日。「于王供詞」，「洪秀全來歷」，以及「太平天國起義記」等，均未提及。「太平野史」謂生於七月，楊秀清誥諭則云十二月初九日。二說以後者為可信。惟出生之日期，尚有疑問。查簡又文氏游洪秀全故鄉文曾抄得洪氏族譜，載洪秀全遺裔畚文，謂秀全生於十二月初十日。(見簡又文游洪秀全故鄉文中所錄之安王(即洪仁發)孫兒前呈花

縣知縣請卹洪氏遺族文)則宜以初十日爲是。(近人羅爾綱根據楊秀清之誥諭，即斷天王生日爲十二月初九日，未加細攷，有失武斷。)但是楊秀清係天王親信之人，所言似難驟加否定。而安王孫之所言日期，當非無據者。是則二說之中，必有一誤了。這一點，實有留待重加攷證的餘地呢。

#### 四 洪秀全的異夢

秀全自幼極聰穎

，常到廣州去應攷，(事跡詳見「太平野史」「天王本紀」此外，有關於此種事件的文字，各書所載甚多，不贅述)可是終於落第而歸。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他又去應攷，結果仍歸落第。「太平起義記」「干王供詞」，及「太平野史」，述其得一異夢甚詳。此一夢，影響他後來的宗教創立之功甚大。不過，這一個異夢頗有研究的趣味，一般人差不多有意無意地承認他的夢是實有其事，然而我却另有一種見地。

(甲)秀全如果真作過那樣的夢，那他決不會如是地歷歷詳記，絲毫不爽；一定有許多地方，他是閱讀了「勸世良言」(此書係秀全應攷時得異人傳授的，「起義記」載此事極詳，見「太平天國雜記

「一五頁)而附會上去的。他是要憑藉自己的夢境的離奇，以期博得大量的信從者，所以不惜借一個胡亂的夢，來作爲一種利用迷信心理的革命手段。後來秀全自金田起義，雖然努力於破壞偶像，打倒一切古舊的迷信，而不知自己即是利用迷信，以達其革命的目的的人，這是我對於秀全的異夢的第一種見地。

(乙)秀全在事實上也許根本就沒有作過此夢，其所以說作夢，要四十多天僵臥，大概因爲想要利用西洋的新宗教，來發動革命；但苦於難獲信徒，因此就不惜捏造夢境，以炫人聽聞。使人能信從自己，而藉以擴張勢力，以圖大業。觀於楊秀清後來每每假托天父降臨。(因爲楊是最能洞察秀全肺腑的人)以使衆人信服的種種事實看來，(參閱「太平野史」「東王傳」)我們就說他根本沒有作過什麼夢，亦未始不可。這是我對於秀全異夢的第二種見地。

總之，秀全的異夢，極有可疑之處。夢之作不作，乃虛無之事，焉得用事實來攷證，所以我人對於秀全的異夢，亦只能以一種理想來加以研究與推斷而已。

#### 五 秀全到廣西去傳教的問題

關於洪秀全叛教的事跡，詳見各種記載，不擬攷述，閱者可參閱「太平天國外紀」，「太平天國野史」，干王洪仁玕「親筆供詞」等書，即可了然。此處所欲加以攷述者，即關於秀全入桂傳教一事。按秀全入桂傳教，與後來太平天國的興起，極有關係。蓋自入廣西之後，秀全的交游漸廣，接觸的革命分子漸多，而所獲得的信徒，較故鄉爲更多，於是金田的起義，得以成驚天動地的大革命高潮；所以秀全入桂傳教，實在是太平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關於入桂傳教的年份，諸家記載，極有出入。「中國秘密社會史」云：「道光十六年，秀全與雲山等同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交界之鷓化山，傳上帝教。」而「平定粵匪紀略」，「清史綱要」等，亦謂入桂在十六年。然按「洪秀全之來歷」(載逸經)一文中有云：「余(風按即洪仁玕自稱)自道光二十年壬寅歲，(風按二十年乃壬子歲)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勸世良言」，按「丙申」爲道光十六年，秀全於是年始得「勸世良言」，安有即至廣

西傳教之理？可證十六年入桂說之不確。

然則入桂究在何年呢？于王親筆供詞

中雖曾說過與南王馮雲山到象州，然不記年月。茲按韓山文之「太平起義記」，謂秀全在一八四四年（即道光二十四年）正月燈節後赴桂，此說較為可信。羅爾綱氏之「太平天國史綱」，致證秀全入桂，在道光二十四年，可補正韓山文「起義記」所言非虛，原文摘錄如下。

「秀全入廣西的年代有兩種說法：一為西洋人記載，簡又文先生譯韓山文的『太平天國起義記』為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正月燈節後失了教席，才決心遠適異鄉。一為中國方面記載，『平定粵匪紀略』定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龍啓瑞『上海伯言先生書』則記為道光十四五年。『光緒貴縣志』引『潘齋見聞隨筆』所記馮雲山入貴縣宣傳礦工年代，為在楊會董做縣令的時代。致貴縣志職官欄，楊會董曾三任貴縣知縣，其最後一任年代，為道光十八年至二十年。據潘齋見聞隨筆所記，則馮雲山的入貴縣年代，必在道光二十年前。總之，中文記載洪秀全入

桂年代，都在道光十六年左右，道光二十年以前。按中文記載，以『潘齋見聞隨筆』為最有力。此書作者梁廉夫，乃道光間

貴縣人。其時居在貴縣，以當地人記當地時事，其言當值得我們相信。但韓山文所記乃據自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的口述。且書中有一最要之點，值得我們注意，即稱洪秀全創立新宗教，乃在他大病夢見異象之後的第六年。按三字經（太平天國所頒行的）記載秀全做異夢之年為丁酉年，即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韓山文所記亦同，則秀全之創立新宗教，乃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其入桂時代，必不得在此年以前。中西記載，都有可致信之處，而韓山文所記，似更可信。」

羅氏所言極有理。茲復致「洪秀全來歷」中有云：「甲辰歲，聞番禺兄弟講福音，立禮拜堂，遂欣然而喜，辭書館不教，同三人而遊清遠，往連州、八排……，遂悟聖經所云「聖人在本處不算」之句，遂又向廣西而行。」按甲辰為道光二十四年，「三人而游，」一即仁玕，一即秀全，一即雲山。觀此，秀全之入桂在道光二十四年，確矣！

## 木碑下 章懷致

——七月下旬來滬途中所見——

在路側發現了一塊異樣的木碑。  
我駐足延佇凝視那上面的記載。  
斑駁的白翠，似幾條蚯蚓。  
哦，地下是一個渡海而來的旅客！

頭已被「狗屎瓜」蔓滿了？  
兩手如鴉爪欲抓一線慰藉。

夕陽在路頭撒下了慘紅；  
黃昏的光一絲絲都是睨與飄！

從前尚能取神思越過海洋——  
折一枝櫻花簪在她的鬢邊。

如今又被身後的魔掌掩蓋了；  
風濤掀亂了遊魂的歸向！

仲夏，向何方尋一只悲鴻？  
勞她的青趾繚一線哀衷。

花之節在島國已漸闌珊？  
是誰的恨織成這淚影濛濛！

關於太平革命首領來歷的大概情況，已經在前文摘錄過，而其來歷中值得加以致述者，均略略致述了一下。按自秀全到廣西去傳教之後，那般具有革命志趣的少壯英俊，如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等，全都結合了起來。而自始就跟隨洪秀全傳教，撒播革命種子的馮雲山，則最爲努力。他常常在替秀全策劃培植革命的潛力。而深有智謀的礦夫出身的楊秀清（），

## 夜夢

烏鴉背着一抹斜陽，蝙蝠撒下黑暗，晚風低訴悲涼，暮色是深了！樹杪的新月，是黑夜韓幕的銀鉤，假如現在有重重暮雲，四周散滿濃郁花香，我可體味到「雲破月來花弄影」之詞句。然而，天上灰藍一色，有何處飛來暮雲？甚至連一朵細微的小花也沒有；或者窗前有幾株稀疏淡竹，那我倒可對着窗紗竹影作一番惆悵。古人說：「清風明月還詩債」，我頗想在這晚風新月之夜吟哦一會兒，可是我早被天鵝絨的怨哀挽住，何處去找一些韻腳來呢？那麼我對此良宵只有躊躇！

則在暗中極力拉攏革命分子，訓練革命分子。所以不出三年，太平天國就有了革命根基。再三年（道光三十年）之後，遂造成了巨大的革命運動，震動了整個的中國。

注（一）「中國秘密社會史」，「稱」秀

清先世爲廣東人，後遷至廣西，居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製炭爲業。

「其他記載，亦均主是說。

## 秋影

美麗的幻想，事實往往給我更大的失望，在我眼簾裏展開了一個滿溪紅葉的晚上，我倚着料峭的天風，披著銀白的月光，蘆葦輕盈地搖擺，蟬聲漸殘，我願在這深秋殘聲中，拾些詩料回來，於是人影在月下踽踽！我慢慢地咀嚼「秋侵人影瘦」這一句，我獨自驚悟到我不枉然取名「秋影」，在這清秋月影下徘徊。然而我攜着錦囊歸家後，打開一看，令人不勝悲哀，錦囊成空布袋。

眼簾裏又展開一幅滿山潔白的冬晚，展開一幕滿庭幽香的春宵，展開一張滿天

繁星的夏夜，或者是月夕煙晨，殘日黃昏。我肩這這個輕飄布袋，總是空虛，有時感到微重，欣欣地解開一看，只有一撮細屑，不是金屑，不是銀屑，而是瑣碎的石屑，我一時感到無可奈何的煩惱，那麼我現在還是惋惜呢？還是追悼？

當我把石屑上的一個夢，描繪在紙上，我總嘆息一聲：「逝去矣！輕夢。」誰知人生亦是一夢而已！我在兒時，聽鄰居老爹講述一個故事：「一個窮人和一個富翁，窮人給富翁做苦工，到了夜晚，他們兩人異床同夢；而是富翁給窮人做苦工，天天如是，夜夜如是，倒是富翁感覺非常苦痛。富翁便去問有翅的仙人，仙人叫他不要對待窮人殘酷。富翁回家後，以禮待窮人；果然，在夢中，富翁亦受到禮待。」一則日間與夜夢有何不同？

假若日間你辛苦了，在這岑寂之夜，我也該做些甜夢，然而不能如願。我正夢着，四周有百花做我的輕毯，薄雲護着眉月浮蕩，窗前也長出幾條嫩筍，我快樂極了！那知一陣風雨，打碎我的甜夢。原來，眉月離了林梢有丈把高，晚風依然在灰藍一色下蕩漾，窗前仍是片不毛之地。我想大概日間我待人太殘酷了，或者我目中無人，自驕自傲，自以爲清高之至，否則我期待的夜夢怎會給風雨撒掠了去呢？

# 有問必答

法律人事  
醫藥衛生

## 法律質疑簡約

一、本刊爲服務社會開設本欄特約爲邦任律師爲讀者解答法律疑問

一、讀者來函須書明真實姓名地址繕寫清楚但揭載時得依其請求使用別名

一、來函案中人物請以甲乙等代替勿用真實姓名

一、來函如請求解答繼承問題應敘明繼承人死亡之年月日

一、來函如希望本刊次期即揭載解答者請於每月十日前寄至本刊或逕寄高乃依路三十號葛邦任律師事務所

一、解答概在本刊發表讀者如欲直接函復須附足郵票並記明本刊定單號數

## 打牌·戀愛·遺產

編者足下：

茲有疑問數則，請令友大律師代爲解答，不勝感禱。

1. 友人×君，聞來無事，打牌消遣，有人報告，即被罰錢，未知此種家庭娛樂，的確違背律文否？

2. 友人卞君，素與一女人同居，已達五載，並無生育，但雙方立有筆據，聲明戰後結婚。現卞君擬與此女脫離同居，不識會引起法律上的糾紛否？

3. 我的親戚章姓，祖上微有遺產，祖父死時，口頭曾有遺囑

將遺產平均分給三房兒子，現在章君之姑母，（即其祖之女兒）亦思染指，如不分子，有違律文嗎？

4. 我在上海，失業已達四月，每在報上找求徵聘廣告，以求一席，可是應徵了十幾次，都無回音，郵票白化，心實不甘！編者多能，想必知此中的玄妙。

5. 友人呂君，在××公司參加加工潮，竟被當局無理體罰，以致受傷，如向當局起訴，可請求賠償損失否？

讀者李一鶴上

【編者按】以後有關法律問題，經本刊情商，由學識經驗兩俱豐富之葛邦任大律師解答，葛律師事務所在高乃依路三十號。

## 答李一鶴君

葛邦任律師解答

一、查刑法第二六六條之賭博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爲構成要件；某君在家雀戰消遣，與犯罪要件尙有未符，自不負刑事罪責。

二、卞君與女既經訂立婚約，且已同居五載，自己發生家長家屬關係，卞君果有正當理由，固可令女由家分離，惟因此而陷女於生活困難者，應負扶養義務，至脫離同居，並非當然解除婚約，解除婚約仍須合於民法第九七六條之規定條件。

三、遺囑非依法定方式作成者無效，章君之祖口頭遺囑，既不合法定方式，即不生效力，其姑母依法要求分析，尙非無據。

四、不涉法律範圍，恕不作答（編者按：當於下期與其他人事來問同時作答）

五、呂君得對實施傷害行為人以傷害罪向該管法院提起自訴  
因傷害而所受之實際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 茶室·報紙·補校

編者先生：

有數問，請答：

1. 上海遍地都是茶室，為什麼固有的「茶社」「茶館」不用，而獨用「茶室」？
2. 上海報紙太多，五花八門，未知最可看的該看那一份？
3. 上海最便宜的亭子間需多少錢？我擬找人合租以節開支，靠得住吧？
4. 貴誌能否增闢義務廣告一欄，以利讀者？（如出讓徵求訪人等等）
5. 有無免費的補習學校？如有請介紹。

讀者林康伯上

## 壽民醫院

詳章  
備索

(一) 科目 內科外科兒科皮膚花柳科產婦科耳鼻喉科各科均由專門醫師分科診治

(二) 門診 下午二時至四時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住院 分頭二三等取費每日連膳五角至十元（單人病室自三元五角起）

本院應中等社會人士之需要特設經濟二等床位  
舒適取費特廉製日連膳僅收二元務希各界注意

小沙渡路一千號 電話：三五四五七號

院長：范守淵 副院長：宋克申同啓

### 答林康伯君

編者

答：1. 上海人最喜超洋化，茶室是舶來名，所以「Tea Room」（茶室）的招牌到處都是。不過此名非來自西，而來自東。

2. 上海報紙可看的很多，所謂「開卷有益」，如時間和經濟許可，不妨多看幾種。

3. 最便宜的據編者所知，起碼十五六元，（灶披間普通的要十一二元）找人合租，自是經濟；但必須認識對方作何生涯？否則非但無益，也許反招大害，因為大家知道孤島是「五方新處」，「良莠不齊」，強盜賊骨頭之類，面部不掛招牌的。

4. 可以。只要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本刊隨時可開，以盡為讀者服務之責。

5. 大概沒有。因為自掏腰包的辦教育者，生活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不過「學店」遍處皆是，簡直「滿坑滿谷」，所以「便宜」的倒是很多，然而恐怕是「價廉物不美」。

### 戰後上海暨全國醫藥業調查錄

上編全國醫師醫院 下編全國藥房藥房製藥廠  
調查詳確 南洋亦詳 巨厚冊 每部實價三元（最近出版）

### 戰後上海暨全國文具店調查錄

上編全國書局 下編全國文具店 南洋亦詳每部一元六角

### 最近上海各界領袖人名錄

一一列入（推廣營業必備）每部特價一元二角

上海北京路 龍文書店發行 電話 一六四三五  
龍文書店 上海書林  
經售處 上海馬四路三七六號

# 識別字先生(意見箱)

編者先生：

讀貴刊，知道有增闢意見箱，容納每個上海人欲吐衷曲，非常快活！

我的兩個孩子在本埠的法租界××小學裏讀書，大的四年級，小的二年級，一向爲了自己的生活忙迫，不暇顧及孩子的教育問題。但是想到教人者負教人之責；既已送孩子入學校，教育兩字，當然信得過校裏的大人先生，我又何必去不時顧問他呢？而自己是個勉強識點字的夥計，教育根本不懂得，既送之，則信之，因此，就覺得根本無顧問之必要。然而我的天，教育我雖門外漢，方體形的中國字，我還識得不少，——這是我所自信的。那天寒假放學，孩子把作業本交給我，順便拿起作文卷子來一看，使我看得真是「血戰血戰」！那位四年級的國語教師的學識真好，別說孩子的錯字沒有改正，連他先生自己的字也竟有許多錯字。原宥的「宥」變成了「囿」，分析的一析，變成了「拆」；甚至「瘋人院」變成了「瘋人園」，察他的用意，大概是「原諒一要」囿於一隅」，「分析」要把木板或竹橋來分開，瘋人應當進「花園」，實覺既屬可笑，又復可嘆！嗚呼上海的小教師，原來如此本領。

因爲卷子上出了毛病，對於教師的信仰已見動搖，拉過孩子，便要他讀幾課書給我聽聽，不讀便吧，一讀之下，教師的高材更見了，「一碧無垠」讀成了「一碧無限」，「條然」讀作「條然」，「謁陵」讀作「查陵」，「秋草」讀作「欠草」。「遠眺」讀作「遠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想即使孩子記性壞，不會壞到如此。無疑的，那位高明教師，

不能不負其責。

教師的高明如此，教育的成績可想而知。寫到此處，又要呼「嗚呼」了。有人說過教孩子，這句口號，我想有向教育者提出的必要。

有人說，有不少學校，出十多塊錢，雇一個教師，自然阿貓阿狗當生意做了，誰管得上教育不教育呢？那我要問：爲什麼學校當局要雇十多塊錢一個月的教師呢？編者先生你倒想想看。祝

編安

黑旋風頓首

## 編者言

編者

爲了春節，常年舊規，各業休假，所以本刊本期不得不延遲了半月出版。而且，今後決定在每月一日出版。

本刊的內容，逐期有些變動，變動的目的，無非根據我們自己的能力，想設法加以改善，然而，目的雖是改善，事實上是已經進步，還待愛護本刊的讀者與朋友們加以批評指教，而且，希望能予我們協助。

問答欄已於本期開始，有關法律方面的問題，我們特約定了葛邦任大律師作答，葛律師學識經驗兩俱豐富，當能使讀者得到滿意的答復。至於其他人事或醫藥衛生之類的問題，如果編者無法答復的時候，一定會請能問者得到滿意答復的有能力的朋友代爲解答，讀者們如有問題，儘可來函提出。

意見箱，這一期只有一篇，僅聊備一格而已。不過，意見箱是大眾的園地，自由的講壇，不但是有意義而且是有興趣的一欄，今後我們想會得發達起來的。

希望讀者們隨時指教！



第一集二編

拔取一二兩集之精華

重為體系完整之編制

針對非常時期之需要

樹立新圖書館之基礎

發售預約 立可取書  
三百冊

民國十八年、二十三年，敝館先後編印萬有文庫第一二集，以整個的普通圖書館用書，供獻於社會，國內外因本文庫以樹立基礎之圖書館，比比皆是。軍興以來，原備有本文庫者，以種種原因，不克利用為藏，而新興學校及一般民衆對於參考圖書，亦需要至亟。敝館感於非常時期供應文化糧糧之不可中斷，爰就本文庫一二兩集，選其需用最切之書五百種，重為體系完整之編制，其中富於時間性者，並易以新出之書，不失文庫原有之精神，而適應時需，則有過之。一方面發售預約，售價僅及一二兩集五分之一，以減輕購藏者之負擔；一方面加速出書，使訂購者立可開始取書，不難於最短期內，成立一精粹之小型圖書館焉。

預約簡章

冊數版式：精裝凡五百種，分訂一千二百冊，另附目錄

二冊裝，四式仍照第一二集正書，用特定期間紙精印。

預約期限：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

預約價：上海發行所門市自取，每部國幣三百六十元。

內地分支館另收運費及郵費。

出版期：已出三百冊，預定時立可取書，餘書於四個月內分期出齊。

目錄：另印簡編目錄，附預約簡章，奉索即贈。

商務印書館編印